



07219

歸有園稿卷之三

序

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王太夫人者爲今相國少師申公之後母夔以少師貴膺一品封綸綍輝煌耿燭寰宇疑天下之爲人母者無以尚之矣是故居有帔霞紆王之榮享有尚方水陸兼珍之奉豈不誠稱顯休隆赫哉顧太夫人獨厚自貶晦則不翅荆布藜藿之歆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余伯元
三百五

然也蓋其天性醇一絕無浮艷其治家斬斬具有型範寧爲嗃嗃母爲嘻嘻往歲就養京邸少師未明而入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外問無恙不旣旣而退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內問無恙不于于焉而承之色屬屬焉而聆其警效左右周旋必得其愉快而後敢就子舍如是者以爲常太夫人不曰非其所生而字之有所假借少師不曰非其所生而事之少有失墜其母子之間慈孝天至閨帷祕密即中朝士大夫或不能盡悉其幾微者居



父之太夫人忽一日心動有粉榆之思少師旣挽
留之不可則遣其子武庫君護之歸其遞遽所經
異時有司嘗築外館豐行厨盛共張躬負弩矢而
迎送之多擬非其據以候相國之母乃太夫人之
行即前故道而饒騎寂然雖自燕祖吳奄歷幾四
千里而竟閒無一人知之豈其迥若冰炭哉則以
暄寒之趨別而張翁之勢殊也逮入里門益復捷
戶鏑扃戒蒼頭毋得闌有所出入惟日課諸女奴
各拮据生理呶呶織作之聲至徹晦明寒暑無間
以是其家門屏蕭然不異未遇時而少師因得安
意佐理無絲毫內顧憂以太夫人爲之嚴君也昔
公儀休爲魯大夫而去其家之織婦儒者謂其遠
絕民利輒述之以爲美談乃敬姜之績文伯止之
因反覆民生勞逸之故教其子以治魯斯二者何
其說之逕庭若是哉嗟乎使織婦而可去也則卷
耳之采締絡之爲且以身親之而見咏於周南者
大都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閨媛之細行而王化
之基螽斯麟趾之祥實於是乎出不以其所見者

尤大而所及者愈廣乎少師之晉首揆事令上
已匝十年所矣而方內又寧百姓雍睦安攘底績
釁孽不生者其道何繇哉則以安不忘危遜而善
下畜積深而容茹大所漸被於太夫人勤嗇之教
非謏謏故也樛木之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婦
人非君子也以有君子之德則君子之矣若太夫
人者當顯休隆赫之時而不忘荆布藜藿之舊誠
無媿於周南之所咏故能不逾闕而訓行於天下
天下方怙之以爲大母樂只之稱福履之綏咸歸
之矣其旣壽而康川至日升所以食少師之報者
寧有旣乎歲之七月廿有三日爲太夫人六十之
降而少師遙祝於朝其二孫用懋用嘉偕諸姻
戚拜舞於庭下爲鄉邦盛事謨忝附葦葭之義宜
踦而稱觴焉爲之祝純嘏如此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楊太孺人者吾邑令熊侯之慈母也慈母居八母
之一以非其母而字其子有保護之恩焉故均之
爲母也獨以慈稱云始侯之嬰而未孩也即失其

怙恃瑩瑩然幾無所瞻依矣而其世父封鴻臚公者抱之以歸而是時楊太孺人方侍巾櫛於鴻臚公之側則以侯屬而乳哺之而太孺人故未有子而字侯以爲之子凡所以恩勤而顧復之者不異其所生即侯亦不知其所從生也此太孺人生四十年而鴻臚公見背侯之頭角稍稍露矣則益復舍辛茹荼以黽勉於侯而冀之成立其膏晷之課暑祁之感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者乃侯亦惴惴莊太孺人訓母敢少自縱逸以故不三數年爲諸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四

劉高
言

又不三數年而舉於鄉連舉進士而姻黨間卒無以侯非太孺人所生告之者此鐫科籍奏之天府業母太孺人矣其後受選之嘉定則奉太孺人於官邸迨逾四年初滿一考上最於天官氏例當推恩所生 貤典行及之矣而太孺人始向侯語之故且曰吾非汝母也所以厘一生以字汝者爲汝母代之勞耳茲 朝廷大事敢不明言而令媪冒非分之榮汝昧本源之思乎侯乃慨然歎曰嗟乎微太孺人則不肯何以有今日微今日太孺人

之言則不肖其空桑中人哉因念無以報太孺人
怔怔然豫而不能決者累日則過而質之於余余
曰分以微名恩難掩義夫寧從太孺人之令哉侯
乃請於朝天子俞之遂下吏部更正而褒綸
之錫象服之優悉歸於所生矣於是邑之學官暨
諸弟子咸嘖嘖稱太孺人卓然有丈夫子之氣而
思以慰藉侯所以不自安之心乃謁言於余余諭
於衆曰是舉也太孺人有四善焉存孤仁也閑家
義也遜封禮也始終不渝貞也仁以衛之義以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五

劉得

之禮以成之貞以幹固之四善集而婦道備矣此
豈可槩望於小星之賢哉古今稱閨媛之秀者疑
莫如公甫文伯之母以其世席寵靈馴習有素故
能辨土之肥瘠與民之勞逸以教文伯而文伯卒
有聞於魯若太孺人固荆布之儔而妃匹之亞也
其治內之政縱不聞於外而侯之爲嘉定也能以
豈弟之德羔羊之節宜於其民而民愛戴之謳歌
之甚於文伯之治魯則太孺人之所以培壻土相
勞民而教之侯者視文伯之母又豈多讓哉即今

未得與於 恩賜之數而養志之孝辭其名而居其實矣其所享寧有既乎時值太孺人六十之誕則共躋公堂而爲之壽侯入而告諸太孺人于于而觴祝之世固有不爵而貴者知太孺人之心樂也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往學謨領二千石於荊州而吾金夫人生二十年自崑山來歸因相隨之楚瀕行而辭其母其母囑之曰夫子治外室人治內中饋之事汝敬承之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六

劉符

不令蒼頭輕闔戶外有所乾沒蔑賢太守之令名夫人唯唯共命惟謹以是終三年而內外無纖毫之玷缺則夫人之力而外姑沈太孺人之教也自後敝歷所至其囑如前而余竟以功名顯得荐服大僚冒 天子之寵榮而夫人亦累膺褒賜之

誥敢忘所從來哉比余請老而還其鄉里已屈指垂三十年事而外舅濱州公尚無恙外姑亦逾七十而筋力加健日周旋於濱州公之側未嘗見其有倦容則爲之嫣然喜而歎二老人福德之無量

也居無何而濱州公棄諸孤矣蓋年九十有一云
而外姑猶哀毀骨立水漿幾不入口者逾時亟督
促諸孤營葬之而自輸其所費比葬畢而朝夕上
食則相對舉案儼若平生君子以爲有禮至其不
受子婦之養瑩然魂處第日課女奴緝紡以給燈
火熒熒徹昏曉以爲常則其至性固自有天植者
是歲庚寅行開九袞矣而顛髮如漆目光猶炯炯
射入佛家所謂壽者相也歲之九月十八日爲其
設悅之辰諸子女相聚於庭請介萬年之祝外姑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七

虞恭
三百四十二

辭之曰兒不知吾爲未亡人乎而烏用是斑斕舞
也霜露濡矣益滋吾地下之感耳諸女子彊之不
得則以質之於學謨學謨蹠而患之曰禮緣人情
情之所不安則禮之所由起也喪三年之內不敢
請也喪三年之外不敢不請也矧九袞開而大齊
至矣爲時幾何而令愛日之私愬然不加之意則
何以生子女爲也且幽風之躋公堂稱兕觥常在
禾稼旣同之後是歲歲爲其長老壽也乃今俗率
十年而一舉之已希聞甚矣適十年之期而復過

佚之於禮當乎於是外姑之顏色稍展勉下堂而
就一爵而諸子之子若女若女之夫諸女之子若
女若女之夫暨本宗之子與外姻之疏屬若黃童
若白叟咸跋跋而來思以覲壽母之耿光而獻酬
交錯遂勃不可止而邊豆大房賓從羅列無慮百
數十人於乎何其盛哉昔魯僖君主一國其威靈
氣勢自足以馴攝其邦之大夫庶士故能致燕喜
以成壽母之名而詩人歌之也乃金氏自濱州公
第以力田孝弟起家非有名位之顯赫而其家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八

虞得榮
三百五

子孫世繩其武絕無紈綺之習無逸遊之好故其
居前後左右偏於勢室爲近市必爭之地而恬熙
雍睦晏然相保即勢室屢徙而建抱彌遐傳世以
來鞏於磐石此豈直濱州公之遺哉而吾外姑之
勤敏精密亦可以稱嚴君也獨燕喜一時之慶矣
乎所謂俾爾熾昌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蓋於金氏卜之矣

贈憲副袁先生七十壽序

長洲袁繩之先生自弱冠起家逮於疆仕則已致

浙江憲副事而歸其鄉且三十年而當萬曆戊子
是歲正月十四日爲先生七十之降而其倩唐生
正聲屬余言願述先生出處之槩以暴於世而介
萬年之觴嗟乎予之言何足以重先生哉顧今之
人不知世有袁先生久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先生非生而頽然不任事事者固當耄睨之
乎因憶嘉靖中嘗與先生比肩而事 肅皇帝方
是時幃幄用事者頗以氣焰炙人人爭附麗之而
吾鄉尤公瑛唐公愛張公任暨予與先生五人獨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九

三

屏居長安東里矢相匿景於車塵馬足之間而率
負其奇各開口而論天下大事至於中肯竅當名
實則恒推讓先生而謂其才異日者可當大用迺
今恍惚 三朝時事數易而所謂前數公者多相
繼淪謝第予兩人存耳而先生名位更齟齬於時
卒不竟其才而止則 國家之所以用人者可知
也才難之說即孔子記之矣蓋匪生之難而用之
爲難匪用之難而知之實難大都等之爲才也大
治之世易見也故喜起歌而元凱登大亂之世易

見也故攘奪起而韓彭奮若夫世不大治亦不大亂則士大夫方酣暢於宴安之適莫不自謂爲才高者釣奇卑者詭溷輒徒手而取人之富貴易耳而非非常之士既不求人之知而人亦莫之知也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比比然矣獨先生哉始先生釋褐紹興推官以精嚴用法為名司理晉膳部以寅清佐太宗伯典禮為名郎其守荊州能先修百姓之急以馴伏悍王有豈弟神明之稱而最後備兵溫處也適倭人內訌屢奏首功不媿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

江
三
高
皇

文武之為憲方兵興之際南北需才甚急正先生自見時也苟有以度外知先生者順風而噓之將搏扶千里何所不至廼竟坐註誤失貴臣意一斤不復遂令弛然自放於陽山之麓五湖之濱而少年磊落不羈之雄第口與酒人博徒互爭氣槩於寬閒之野而坐費居諸以迄於老烈士暮年亦足悲夫顧先生才高而志逸即顛倒抹殺雅不為造物所窘當解組時探橐中裝無一錢携也先生更於飲博之隙輒陰斥計然七策之二以默施於家

即十年不能三致千金而其家亦用以饒裕比於
既老則杜門却軌不復與賓客通謁即郡邑大夫
亦罕識其面昔先王養老至厯天子之身為老者
饋漿執爵何其隆禮一至此哉夫亦矯人情好少
之偏而釋高年多辱之垢不得不曲爲之防耳今
憲老乞言之事已廢於世而黃耆之徒顧欲趨起
濡忍僕僕然以甘下其少吾不知其何所爲也然
則先生又能以無用爲用而鄉之典刑於是乎在
其亦卓偉也哉爲作是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一

三十一

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崑山顧君舜祥蓋與余同爲金氏館甥云二世廟
時嘗同宦於楚君領蘄州別駕而余守二千石於
荊州荆與蘄東西相望越千里而遙也期會之使
歲常絡繹於道自東而西則余問君之所以治蘄
自西而東君亦問余之所以治荆意氣相許斷斷
如也而君之夫人故於姊妹中年最長天性最友
愛字諸女弟如女迺諸女弟事之亦如母而余家
內人以遠父母而矐其姊於宦也故孀婉尤倍常

時而輒以雞鳴相告戒也故吾兩人競能黽勉於職事頗不爲荆蘄人所厭薄而崑山人亦以足誇金氏門楣之盛居久之予以誥誤解郡而君守致其事各歸於鄉里俯仰今昔忽二十五年所矣而所謂二十五年之間予幸再起遂巡仕路而君竟堅臥於家能斥其餘力與夫人一意教其二子君以嚴督而夫人以慈諭若樹稼而撫蓁之以俟豐年而二子者亦式克邁厲遂相繼舉京兆進士癸未同上春官而予方知貢舉見其翩翩然來也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十一

郭八
三十四

嫣然喜動顏色因念造化乘除之理畸於彼者或贏於此以君之弗究於世宜其有子爲之似續而義方侶後則余赧然慙之矣會是歲季冬之望值夫人七十初度而君之誕即後夫人數月亦介杖國之年而金氏諸小舅欲合享其姊與其姊之夫於一堂而觴祝之而屬余爲之詞余惟詩三百篇國風正始於夫婦關雎尚矣謂其婉盛美而端化原和氣鍾之周祚所由啓也螽斯之振蟄蓋其驗矣下逮列國淳漓朴散垂刺興焉以綠衣則戾矣

以日月則怨矣戾與怨俱而妃匹之際有安其位
而得其常者乎夫是以陰陽舛錯而壽命之期有
不能齊之而使一也卽偕老之祝詩人屢形之寤
歎而率皆且然未必之詞矧夫嗣關睢而兆螽斯
於以趾振蟄之麻而揚光裕之烈若君之夫婦童
年授室白首齊眉琴瑟諧鳴塤箎迭奏蘭玉之輝
照暎榆景求之於輓近世誠難乎其儷矣詎非人
和旣翕而天地之和應之乎宜縉紳侈之以爲美
談也顧於崑山爲衣冠舊族自文康公以忠厚貽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三

熊聖
言下八

家詩書之澤幾湮而空振者數矣今其裔孫同時
舉京兆者凡四人而君家實占其二然則復始之
會寧待五世哉異時科名位望焉知不有繼文康
而復出者君與夫人眉壽方未艾也行且俟之矣
爲書之作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吾嘉推閥閱之舊必首先徐氏蓋自中丞公父子
相繼以進士起家迄於今垂百二十餘年傳數世
而衣冠不絕卽非衣冠而高年子孫長裾大帶褒

然於里巷間言論舉止敦龐樸茂雅不失故家喬木之風若余所善徐四老者則尤其族之白眉也四老生而炯目飄髯豐頤大耳故符乎佛氏所謂壽者之相而爲人坦洞無他腸人與之處若飲醇酒旣醕而忘其醉則又默契乎養生家專氣致柔之指以是行年七十而婆娑容與動似嬰兒詎非天假之年以厚衍中丞公長世之澤者哉昔春秋重世卿至於晉欒郤之後夷於卓隸蓋慨然傷之矣而溯其殃咎之自則始於怙侈由此觀之富貴福澤雖造物者持之以厚人之生而不爲之擢裁愛養直飄風驟雨不崇朝止耳其何能久予去中丞公之世也遠已不及見其行事而第聞父老言公父子當隆赫時其爲長者特甚更以邑中土磽稅重矢不欲廣市田業貽子孫以危故今之爲子孫者僅聚廬相守生作自庸若常處於不足之地則不得不藉詩書爲糠藜計其進而仕者亦稍稍見饒給廼布衣窮居以無征發故力政不過其家以無爭鬪故終其身絕迹於訟庭人各美其衣甘

其食而晏處超然能自佚其老於太平之世若四
老者其祖宗之詒謀固不可誣也譬之山下出泉
初不見其震噴騰滴之勢而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者其源愈細而其流愈長也然則四老之以餘泉
爲號者義不有所取乎自余童丱之年嘗讀書於
其家之懷石山房是時四老纔勝冠耳旣余壯而
有四方之遊比遊倦而歸老於鄉屈指已五十年
事偶一至曩時讀書處其山房之叢桂扶踈芬馥
如故迺知日月無窮荏苒易得而余於四老俱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五

黃朝華
三十四

無恙數與徜徉於枌榆之隙于然樂也獨恠其
家久無以科第發者而四老之伯子方以明經都
授弟子以其學取科第者幾頃皆屬也烏有能發
人而不能自發者乎傳曰公侯五世必復其始今
以其期考之則過矣復始之業事在伯子余將爲
四老卜之而中丞公之澤當益大以遐也作是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一壽序

海上少說秦先生以是歲八月某日爲七十初度
而其鄉之縉紳若方伯蓬公輩將觴而祝之而謁

余爲之辭以余知先生之深也蓋當嘉靖中先生以計偕來京師時余適承乏禮曹與之邂逅焉先生丰神秀朗音吐清越望之知非埃壘之士其後先生通籍爲大行人爲御史乘驄露簡其氣勃勃可畏已爲用事者所不悅出僉浙憲其持法峻整有甚於爲御史時則又播而爲州郡小吏而余嘗遇之唐鄧間患之少自貶損而先生終不肯削方以求合以是其志終不得少行遂投劾而歸歸後數年而余亦謝事還其鄉里先生歲乘扁舟浮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六

黃羊
三四上

淞江而來訪余於祁水之上與之叙契闊道疇曩已忽忽三朝事何人世之迫促而日月之荏苒也先生雖長余一歲而觀其丰神聞其音吐視三十年前略不見有絲毫異而余之齒髮則衰憊甚矣豈先生故習於鍊形固氣之術而致然耶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耶今之談養生者類宗柱下乃柱下所謂五千言其在皆所以挾造化生出之原而推極於人事因應無窮之妙是故可以治身可以治國治天下何嘗專論養生也乃其所甚惡而

深戒者則在於生生之厚夫厚其生者匪直服食
遊居備極豐腴之類即留心黃白妄意冲舉凡求
以益其生者皆是也故曰生非愛之所能養身非
愛之所能存顧他日又曰長生久視亦有其道道
之云者即孔子仁壽之說其理固然而其事未必
然也夫亦曰命也有性焉以壽爲性者必以壽爲
命性至而命不至焉十之三而已性至而命亦至
焉則十之七也昔之最壽者宜莫如柱下而其道
可推也已余嘗觀先生之進矣與 朝廷爭是非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七

朱敬
言

與宰相質可否蓋斷斷如也故議者以爲銳余又
觀先生之退矣支離之與處臃腫之與嬉蓋煦煦
如也故議者以爲隨而不知先生之銳非自折也
將以其身爲天下用則不復以天下私其身先生
之隨非自溷也旣天下無以容其身則亦以其身
藏天下故曰丈夫得志則駕不得志則蓬累而行
順陰陽之宜而不拂其性酌盈虛之數而各當其
時故其神無郤而精是以不汨其氣獨完而形是
以無敝先生之官柱下也而其道猶柱下也則生

之之長視之之久亦柱下耳由七十而進之又烏
知先生之所究竟乎嗟乎人壽之難匪難於今之
世矣即幽風天保常以是祝之君親而得數之多
顧每屬之畸窮困厄之輩而富貴者輒不得與焉
則齒角之分定也先生雖不得志於時亦稱富貴
人矣乃其後來所享竟竝躋而兼得之豈不尤難
哉故余旣重諸縉紳之請而於先生不靳其言以
此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八

朱叔
三

吾邑龔子完先生旣罷蜀左史歸其鄉八年而當
萬曆己丑先生已進開九袞矣而其聰明彊健尚
能與壯夫爭氣槩客至飲酒則櫛蒲陸博諸行酒
具雜陳於前當其酒酣興溢呼盧奪雉之聲往往
徹於戶外不夜分或達曙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
客曰先生勞矣盍請息乎不應而語以門外事即
昏昏不欲開明於世若遺之也而少年頗疑先生
之所爲則間以質余余輒然曰下士聞道而大笑
之固宜其然矣而不聞先生少壯時之所爲乎先

生固沉毅彊直入也事輒信心而行已之所是人
以爲非先生不爲之俛已之所非人以爲是先生
不爲之仰父故長者以不訾省數負公帑而先生
始辟公車視其家罄如也業窘無所之矣乃日夜
苦心曲爲之營幹凡彌縫於艱危迫蹙之際者數
年卒不脂於人而逋責辦具閔若鬼輸竟脫大人
於難人是以謂先生爲孝子其計偕時同舍生兩
人嘗先後沒於客人或懷疑却顧先生獨哀臨其
側親爲之周舍殮以還其家人以是謂先生爲義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九

江

士其爲詔安龍南兩邑令俱屬盜衝始詔安山海
之賊挾倭而閩先生躬櫟甲而爲之內捍外禦計
無餘力忽一夕賊劫其少子去先生屹不爲動旣
徐伺賊間殲之而奪還其子倭懾先聲尋遯去而
會虔中適有三巢之役其督府上書於朝願借
先生於龍南而龍南之首負固累世數首鼠以嘗
我先生至故示之以腹心時策單車入其窟與首
同臥起令其不疑乃相約納其歲輸因款附其質
子其後三巢次第剿平則以先生爲之地也人以

是謂先生爲文武之吏夫以先生所爲若此當是時有亟爲之推轂者令邁會颺起陳力宣猷其能爲國家備緩急無疑而乃偃蹇賊中垂十五年而先生稱倦遊矣比萊州需次天曹郎多後來無復檢括先朝事者而先生遂不免有萬里之行即蜀爲高皇帝寵子所都其提封沃衍諸侯王體貌崇重不與諸藩埒乃悠悠曳裾日隨諸侯王以衣食於租稅而平生所注厝顧使之抹殺幾盡豈其心之所安哉故浮湛久之而先生拂衣歸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二

江
三

歸而益自杜門偃仰一室已絕不作殷中軍咄咄書空狀而第以去鄉之日遠撫時觸事不無江河之感而求以息陰避景則不得不自溷於飲博間以苟同於時俗人之所爲夫亦自信其心有以爲之而無以爲也昔老聃氏不嘗爲周柱下史乎暨歸流沙留書五千言則諄諄於和光同塵揣銳解紛數語學孔子者或鄙之然以之處穢俗防衰世其說烏可少哉故曰道大似不肖先生之學已識其大者夫是以其精混而不淆其神運而愈王可

以保身可以長年而知先生之壽未有艾也鄉之諸大夫士曰善乎子之陳說龔先生也而是月十二日爲先生降日請書之爲祝嘏之辭

贈梁封君壽序

往余守荊州旣三年坐持市租忤景恭王指投劾去去之日荊州諸父老猥不以余之無狀相率携其家之旄倪爭以頂支輿扳而送之沙津之澚無慮千萬人而是日爲之罷市余諗之曰此三代之民心也奈何世無三代之吏治哉而第以虛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

劉得

重辱諸父老則赧然惡之矣自後從家再起凡迂轍於江漢之郊者又十有九年而逡巡跋涉遂馴至大僚則皆以荊州爲之發軔也今幸老歸其鄉矣而翹蹇瞻矚夢寐懷思固未嘗一日釋荊州也蓋屈指業垂三十年而所謂三十年間異時諸父老長子及孫豈無取科第顯融於時者乎儻然遇之與之陳說故事庶以識余并州故鄉之感而願莫之遂也前年聞梁侯自江陵來爲潤州司理潤州去嘉定越五舍而遙聲聞未易具達而余又以

杜門故未得扶杖一謁司理常以爲嫌今年冬司
理承直指檄將有事於吳東而吳東諸郡縣若太
倉韓侯崑山呂侯嘉定熊侯次第負弩而逆諸境
上且以司理家有尊人稱封君者春秋八十一高
矣而蜡月之廿有七日適屆其懸弧之辰圖觴祝
焉而屬余爲之詞嗟乎若封君者豈嘗板送余於
沙津之滸者耶當是時計封君之年僅逾艾耳今
見司理取科第顯融於時於吳人儼然呼大父母
矣何日月之荏苒而余之寢迫於衰憊又可知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五

劉得
三

而三侯之言曰封君者故衛之汲縣人以父爲沙
市巡徼官旣任滿而沙市之民德之因留家不去
故今爲江陵人自少雅慕豪舉善騎射不爲規規
瑣屑之行中歲隱於賈四方之爭時者必歸封君
以聽其質劑晚更絕葷酒嗜無生家言泊如也茲
非布衣之雄乎以鬱而未發乃竟驗白於其子而
其子之爲司理吳人稱其宅心恕而用法平凡經
其讞鞫者類自以爲不冤則又其素教使然宜其
附青雲而享有遐壽固所從來哉夫荆楚都四方

之中長山大川風土佳曠故昔之豪賢往往視爲
樂國恒願託迹焉若王仲宣杜少陵其著也顧其
後未見有顯者乃封君得司理爲之子姑無論江
山文藻追軼後先而異日者躋臚仕勒鴻伐鐘鼎
旂常光掩僑籍即沙津椽壤將倚以爲重而司理
父子之榮名寧有既乎予不識封君姑以三侯之
請得藉手以報沙津之役而因以謝諸父老曰太
守無恙尚能爲梁封君作壽序云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

朱叔

昔者三代盛時王教大行羣生鬯遂匪直陽德茂
也即閨媛隱側具能以聲聞徹之天子若二南之
始風於關雎鵲巢尚矣而其他閭巷謳吟率不越
乎筐罍錡釜房帷床第之事至爲瑣屑而輜軒之
使猶得採之以貢俗夫是以婦人之善無微不章
也周衰而王迹熄觀風之典缺如矣其閭巷謳吟
亦不復作即有敬姜文母之賢第沒沒終其身已
耳烏能出闈閭而風行四方哉而或以其夫與若
子之貴也貴而且賢也其功德施於民而民尸祝

之而社稷之也夫然後推本其襄助之由儀刑之
自而朝有褒綽野有頌歌此太史公所謂附青雲
而施後世者亦僅僅罕覩矣乃余觀於吾郡司理
唐君之母嘗 誥封恭人今稱太恭人者詎非彤
史之選而國家所藉以維繫世風者哉始太恭人
以潭州右族來歸於司理君之父大參公當是時
唐氏故饒而太恭人更以勤嗇佐之於是唐氏益
饒而大參公賴之以跋歷中外垂二十年所在焯
著聲績而卒以廉明顯已大參公遽喜賓客而唐
歸有園稿

氏之門闕寔寔墜矣而太恭人籍大參公之遺益
黽勉司理君而夙夜之至躬紡績與之共膏火而
相課而司理君遂逾弱冠而成進士出襄大郡儼
然融顯矣而唐氏因復其始太恭人以一身劬勞
兩世而目擊於盛衰之際其締造之力可知也以
故司理君時時以爲念而所部州邑諸大夫故德
司理君將爲太恭人稱萬年之觴而無以爲之辭
則徵余而屬筆焉而余故楚之輜軒使也宣昭令
聞固其事矣則何辭以張太恭人哉夫潭州介洞

庭衡嶽之交密邇江漢其長山大川風氣鬱積磅礴而流行其神秀所鍾必有攄其幽而發其邃者則大參公父子駢暎後先足當之矣而太恭人之所以締造唐氏者肅雖慈儉誠無媿於敬姜又母之風陽德茂而陰教行地靈之會其所從來不既遠乎而抑予又聞之刑獄者生人之大命係焉而昔人嘗以其用法之寬猛占其身與家之興替而司理君之爲理也望之恂恂儒者而其中介然施之讞鞫一歸於平而過從其宥疑從其輕則大都長者之所爲也吳之人業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假令于定國之門可驗而司理君獨不能怙太恭人而益之算乎則爲之歌南山之詩而太恭人始爲令妻終爲壽母日見其子于焉饗殮於其側而坐享眉壽於無疆其燕喜宜何如也則以闕宮頌之可乎諸大夫曰善而是歲三月某日蓋當太恭人六十有二之誕而因以其辭進云

贈楊母太孺人壽序

國家以科貢二途取士士占其一途者皆可榮其

身以漑及其親乃貢途之跋躓視諸科目其艱難十倍蓋自諸生而餼於廩舍又自廩舍而薦於南宮已不知其歷歲幾何比需次而得官則其年常在古人彊仕之餘與命爲大夫之後當是時即有升斗之養其親能待之乎以其不能待而間有壽而獨存者則希闊之遇也茲固孝子之所必矜而愛日之心所從生哉邑博贛榆楊君始貢於禮部余方在事而是歲同赴公車者凡千五百人有奇而楊君在衆中固未深識之也其後二年予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五

大慶學
三百四十一

恩賜歸鄉里而楊君來爲嘉定校官見其衣冠甚偉克乎其隅而鬱乎其居其人類有道者因訊其世知其家有老母在春秋若干高矣非所謂壽而獨存者耶則同時千五百人所不能盡得之於楊君者也不誠稱希闊事哉乃楊君居常悒悒若以去親之遠爲嘆者蓋贛之於嘉雖同隸南服而相距在江湖千里之外楊君以一校官之力其勢必不能携親而逆之養宜其飲鬱於懷無以自解也會今年二月某日屬其母設悅之晨而諸生張某

輩樂楊君之教圖所以遙祝之將娛其母以攄揚君之思而丐余爲之詞陟岵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此孝子行役思其母而不得見故登高以望因想像其母之所以眷囑其子者尤無已也夫皇華之使銜命而出即簡書可畏而至止有期非若居官守職其遷徙不可以歲月計也乃其母子之間相念而相戒者猶諄諄於上慎旃哉之一語慎之云者即孟氏守身事親之指也彼行役且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七

黃芻華
三百四十一

矧今無數譽髦之責方屬楊君顧當怠於所事以貽其親之憂乎乃楊君之爲教不數月而士心嚮往焉已蒸蒸如是是真能不失其身者矣其母聞之未有不暢然而愉適者也藉令楊君少年博巍科驟躋膺仕或怙其寵靈無所顧藉即日羅親之側啗以鐘釜飾以袞繡祇益其戮耳若楊君者知其必爲此而不爲彼也而聚順之本引考之原固於是乎在宣氣導和其母之壽政未艾也觴祝之禮奚必周旋阼序間然後稱孝哉楊君勉之而已

作是序

贈沈六丈六十壽序

余自請老還里中曩足匿影思得故所往還者爲
世外之游而間求故所往還之人銷滅殆盡即鄰
吾而居者亦多轉徙它去相望數室之內獨沈君
碩卿家宛然無改其舊耳而兩家兒子更以意氣
相傾洽文枕之漸摩飲食之徵逐無朝夕間也以
故君與余更以世講故最久最暱會是歲八月七
日屆君六十之降諸游君父子聞者謀所以壽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

三

而介余兒以文請因憶嘉靖中余與君之伯氏侍
鄉公同舉進士繼有姻婭之好當是時侍御公兄
第三人而君爲其季方以英年游庠序余視之蓋
駢肩輝映不相亞也俛仰今昔詎意遂成四十餘
年故事其間浮湛聚散所謂銷滅而轉徙者亦理
所固然而今且見君之開七袞而余益老且僊矣
君爲人身長王立廣額豐頤謙飭而雅醇坦澗而
無它腸其言恂恂其躬若局春而無所容蓋廩廩
德讓君子焉沈氏故江東吳族至侍御公復振之

稱隆赫矣而鄉之人凡陰相炙附者其德色可觀而君獨闇然居約能不怙籍寵靈以薰灼其閭里連終待御公之世外侮禁起而仲氏竟以訛言罹虎冠之厄爲深文所中君爲之力居其間傾橐囊難曾不少恡故怨家亦無有睚眦君而闌及之者人以為長厚之報然君自是稱倦游矣乃斥其緒餘一意訓督其子已諸子並翩翩以文藻聲起士林則君因謝去諸生而閉門藹出塊然燕處于一室之中日惟口授諸孫句讀而已非造其門者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二十九

三百四十四

經月不見第與余彼此數以壺觴相餉而輒升其堂見隙序之除以索也童僕之隄以肅也家庭父子之相顧而于于而處洩洩而樂也與諸孫之繩蠶蠶嶄然頭角之爭露也余蓋有私羨焉而君獨歔然其自視也其眉可察其語終不能舒也若有甚不足于中者余殆不得而知之矣昔老氏著書視世間萬有一歸於無故用持盈揣銳之說以防世械而至論重積德則以根深柢固為長生久視之道蓋處世引年理固一而已矣迹君前後異

時饒之異勢而均以不自足之心處之故無盈可持無銳可揣已深得乎不辱不殆之指而善建善抱之德施于來嗣培深而積厚固宜其家之用昌與其身之可久而福澤綿遠所從來哉抑余有以進于君者夫禮五十而始稱壽而又加之十年則甲子之一周也人之盈數也躋之而七十則古稀矣又躋之而耄耋而期頤則大齊矣稀與齊從其所不可必而古人得之以爲幸也君少歷於宮貴而晚適于康寧其見在之年姑無論他氏即較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

年六
三百四十五

之伯仲已過其曆方形完而氣固色澤而神王天錫難老其為稀與齊之數已不待言而蘭芬玉潤交映庭階當必有趾侍御公而上濟其美者而門祚之庇知益大以遐也乃君之心尚如曩之不自足焉是反失乎老氏之無而適執乎世人之有矣此胡然而然哉請歌唐風而執爵焉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慙君固良士而瞿瞿而蹶蹶也者而曷不為休休乎諸君子曰徐先生之言進于

道矣請書之以為壽序

歸有園稿卷之三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三一

柯成名寫

三百四十六
壬春

歸有園稿卷之四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

南還記

余之投劾還山也蓋亟承俞旨仍勅乘傳以歸頃年大臣去國所不能盡得之於主上者人謂庶幾有始終云先是上將穆卜萬年之宮於

元壽山

詔禮部舉群臣中有能諳曉堪輿家言者疏名以聞余廼舉納言梁某應詔而梁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一

王朝

者因陰挾其術從中貴人于進比入山則好與諸堪輿家競短長幾於攘臂而故擇其地之尖削僻奧者自繪八圖以獻而附之說謂長景二陵葬非吉壤致仁宗短祚英宗北狩殊恠誕無當縉紳頗傳之以爲笑余方悔舉非其人又恐其彊執已見令他日是非靡定必勞萬乘數出所費不貲稍阻其銳覆閱之役不復奏之同行其人不勝慙恚遂上書螫余上惡其陵肆奪之俸三川余不復置辯第疏請求去而已上不允已復

疏復不允尋護駕詣天壽山上周歷諸堪

與家所開奏地已降勅其以大峪山爲壽宮則

從禮部所公擇也暨迴鑾加恩有差而梁獨不

與度無所容則愈益惶恐會部覆書院疏拂言者

指而梁黨因嗾之上書以速余之去而上意猶

逡巡未忍遽去余也令張司禮宏赴閣取旨而

當事者揣梁有奧援脫於上前有所闡及禍且

滋蔓竟擬令旨以曲示保全云是爲萬曆十一

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余始陞辭而

歸有園稿

是日適有謫梁者上素怒梁狂謫且其術亡驗

即傳旨褫梁官更錮令勿再用似重惜余之去

者命下外庭無不手額頌天子明聖而當事

者亦自是釋弩影之疑矣十七日余始發都城是

日雪後微晦太宰楊公巍合九列諸公錢之宣武

門外故事九列去國則居者出餞於郊而頃年以

惜費故多廢不舉迺行者常負氣亦憚憚去而楊

公特爲余復茲曠典余亦矍然就諸公判袂而楊

太宰暨少宰沈公鯉南大司徒魏公學曾夫司寇

同年潘公季馴大司空楊公兆御史大夫趙公錦
成國公朱公應禎又各自有專餞而同鄉分郡分
縣之餞亦近來所未舉者而太常以下諸卿貳則
例不舉餞與門生故吏揖別於道左者輪蹄填集
不可勝數故都人指余之去爲榮最後禮部之公
餞設於慈恩寺之西方文余與新宗伯陳公經邦
少宗伯高公啓愚朱公賡暨諸郎吏交拜而別而
寺僧出供清茗因念往年入貳司寇時常主其室
今交睫五寒暑見余之倏而來又倏而往矣出西
郭門門生驗封郎今張君汝濟遲余真空寺時已
薄暮爲暢飲佛燈前語未盡而別張因留宿寺中
而余馬首南矣行至蘆溝橋良鄉王尹道定遂余
於道即辭叅京兆尹去比漏下三鼓抵良鄉良鄉
故疲邑復以尹出而縣丞張滾者匍匐支吾至不
能具薪水而是夜寒甚家人擁星火燎而達曙余
因誦唐人春明門外即天涯之句爲之憮然十八
日晦發良鄉申甥用嘉來別十九日次涿州守張
應舉以病不出是日水介至午不消家人指異之

問余此何祥也余愀然歎曰後必有大臣當其灾者年家陳指揮自新來謁余入貳司寇時陳嘗贈余騶棍二携之京五年茲屬其家領去以示余必無北意順天撫院翟公繡裳遣人來致贐餼余受其餼而以書辭其贐二十日次新城定州趙同知應奎來送趙故沙市巡檢爲人有幹局嘗脫余於景藩之難後平高雞寨賊三千人及擒土酋黃中以功超拜今官比老落職家居感余舊恩猶往來不絕二十一日大雪發新城行至白溝河宋都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四

魏立園
三百四十一

運勇自容城携酒肉餉余宋故鄖陽守余督撫時嘗薦之不及大用尋被廢與之道故良乂贈之詩別去薄暮抵雄縣李尹一心郊迓宿公署二十二日微雪發雄縣申刻抵任丘而其尹胡格誠者故常州理官至是左遷十年過客多苦其陵傲比供張余亦草草僅成禮知爲強項吏也同年劉僉憲勃携酒肉來餉語及昏黑別去二十三日雪始霽發任丘未刻抵河間燕守好爵郊迓次公署以幣交辭之是日見邸報知黃給事道瞻論南北兩司

馬南臺孟御史一脉論時政俱被外謫二十四日
晦發河間出城一里值河水役夫用塌車支輿從
水上度十五里疾於奔馬未刻抵獻縣張尹汝蘊
郊迂次公署同年唐正郎世隆來謁唐少余一歲
而衰態已不可支知予之憊更甚也二十五日微
雪發獻縣馳二十里天始辨色餉富莊驛亭午抵
阜城郝尹桂芳郊迂阜城故荒鄙其尹稍能周旋
亦才吏也是日爲一詩荅鮑遼張督府佳胤見贈
二十六日晦發阜城薄暮抵德州胡守應禎郊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鮑英
言

督糧主政王君一鳳亦出城勞苦余次公署武定
兵憲吳君之彥濟南守李君伯春各遣人致餼贐
吳太倉人爲曦兒姻家李上海人故刑部司屬也
二十七日大雪發德州未刻抵恩縣傅尹崇明郊
迂東昌蕭守應宮遣人致餼蕭常熟人亦故刑屬
也余受而轉餉同年紀大參公巡家紀物故久矣
故同座王其弟某亦持雞酒報謝辭焉二十八日
晦發恩縣未刻抵高唐州州守唐九經郊迂次公
署山東撫院陸公樹德遣人以書致餼贐公華亭

人自計偕時相識後官太僕與余頗莫逆書詞稱
余之行謂君恩臣節兩無負矣余甚赧焉即裁
書報謝併寄近刻春明稿一部而時公業上書請
告矣二十九日發高唐州是日始見日色須臾復
晦薄暮抵荏平王尹國弼郊迓次公署曹濮兵憲
金君應照遣人以書致籛金長洲人故亦刑屬也
餉後發荏平薄暮抵東阿其尹楊起元以病不出
次公署宿焉三十日晦發東阿未刻抵東平州陳
守國華郊迓次公署陳常熟人往爲南北部郎嘗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六

古英
三原堂

作文贈其僚友語侵江陵後考功阿指置之謫籍
淹今官云十二月初一日晦發東阿陳守送之郊
亭疑余爲其鄉人所擠詞意頗不平余曰即寮之
懇行亦命也况事涉微曠乎遂相與一笑別去亭
午經汶上王尹紹先郊迓餉後發汶上薄暮抵充
州宋守諾率其僚屬郊迓次公署是夜宋具酒肉
餉余宋故亦鄆陽守後調河南府乞終養服闋家
居久之余嘗力薦其人於銓部今起補充州因德
余甚故其意殊繾綣是日馬大參顧澤以書來致

餼馬長洲入嘗代余爲湖臬屯鹽憲副同日山東
按院吳君定以書來餽贐辭焉初二日大霽發宛
州木刻抵鄒縣入其郭聞無一人候者頗訝之後
津吏來言縣官以謁新守上府矣初三日復大雪
將發鄒縣而縣尹馳至迺故刑部辦事進士許守
愚舊屬也余知其未解事不深罪之固以幣交堅
却之去是日冒雪謁益廟薄暮抵滕縣楊尹承文
郊迓次公署宿焉初四日晦發滕縣薄暮抵臨城
驛少司寇舒公化附書來訊時公方北上次濟寧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二

時成
三四三

舟膠於冰止焉念余之去國迺遠致慰藉而是日
守道趙少參楫亦遣人餽贐辭之初五日晦發臨
城途薄於雪役夫不能支輿凡顛者再薄暮抵利
國驛陰靄彌望駸駸逼江南氣候矣徐州兵憲莫
君與齊遣人來迓初六日大霽發利國督糧主政
姜君士昌亦遣人來迓姜丹陽人其父司成公寶
嘉靖間與余有同朝之雅薄暮度大河時河水業
半泮矣孫守養魁郊迓余入貳司寇時孫已蒞徐
至是以河工告成擢兩淮都運同知仍領州事云

是夜姜莫二君享余於東署仍以幣交辭之初七日大霽余登署樓望雲龍諸山井煙四起澄明如畫爲題二詩是日因家累途困暫假息於彭城而武進唐君鶴徵以赴京倅來謁唐故以膳郎外謫至是得量移而余以舊屬故飯焉初八日晦發徐州姜主政莫兵憲送至郊亭語移時而別亭午經桃山驛薄暮抵夾溝驛宿焉初九日晦發夾溝薄暮抵宿州吳守文光郊迓次公署延守語知爲高安吳文端公族子頗能道文端家世文端諱山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八

時成
三言五

余郎祠部時堂卿也初十日晦發宿州午經大店驛薄暮抵固鎮驛宿焉十一日晦發固鎮午經王莊驛申刻抵濠梁大霽臨淮陳尹民性郊迓次公署鳳陽守備韓常侍壽遣人致贐餼余受其餼而却其贐少選馬按君允登時駐盱眙以書來致贐余在京邸與之有故亦以例辭而盱眙尹喬杞者荊州提調門生也遣人來告以按君駐節故不得逆余境上而是夜月微明李方伯心學來候十二日晦發濠梁迂道入臨淮城報謝李方伯午經紅

心驛薄暮抵大柳驛宿焉十三日霽發大柳午經
池河申刻抵滁州江守惟大郊迓鄉友龐君應鳳
爲滁學正亦迓諸郊次公署龐來謁語至夜深而
別十四日霽將發滁州而太僕卿毛公綱少卿尹
公瑾來候致餼且治具享余余辭焉旋報謁而去
行三十里龐更具酒食追送余於候館久之而別
薄暮抵六合而其尹陳載春者逆余城北十里供
張頗都次公署宿焉十五日晦發六合薄暮微雨
抵儀真揚州府倅李廷楚適署縣事郊迓次公署
而上海人艾大參可久來候時將之任陝西而艾
往守衡州爲余屬頃又會於京師與之劇談時事
愴然別去十六日大雪寒甚家人縮慙不肯行而
余亦病嗽遂留儀真一日是夜家人來迓十七日
微霽發儀真午抵瓜步乘利風渡江見金焦二山
離列水上若候余者然而山僧來餽中泠泉申刻
入舟鎮江守吳君撫謙丹徒徐尹桓來訊尋假郵
亭報謁而撫院郭公思極按院邢君侗各遣人以
書逆諸境且致餼焉十八日霽發鎮江薄暮抵丹

陽泊城外十九日霽發丹陽薄暮抵毘陵常州守
王君三錫來候王故刑屬往以失入周荷花事觸
上怒而余與尚書極力周旋得外謫至是四年
始陟是官而王以過客視余殊不見繾綣意而武
進孫尹一俊亦來致餼二十日霽發毘陵時糧艘
梗道舟不能前因訪同年白少卿啓常於城南十
里留醉一日而別公故禮部同僚而其家園亭最
古最勝余往來南北必經其門流連欵曲未嘗不
信宿淹也吾庚戌同年蘇常二府蓋二十人今歷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一

三言五

三十二年姑無論宦途即存世者惟余與公暨錢
比部有威僅三人耳二十一日霽發白家橋申刻
抵無錫家兄率諸姻族人來迓李尹復陽逆諸舟
中李癸未知貢舉門下士也而座主華學士公之
諸子遣人來丐余以門戶計囑李尹而尹領之去
二十二日霽發錫山午抵潞墅崑山尹劉君應龍
嘉定尹朱君廷益遣人來迓薄暮抵姑蘇守朱公
文科暨其僚屬來候諸金閶舟中二十三日霽詣
府縣報謁及弔望城中諸親舊撫公以避言杜門

不及相見凡宿金閭者三日二十七日霽發金閨
薄暮抵崑山大雨劉尹郊迓致餼是日即造金氏
謁外舅姑咸掩口笑余以黑髮去白髮歸也二十
八日微雨留崑山時南光祿卿顧公章志將赴留
都聞余歸特爲留行是日飲於其家其子檢討君
紹芳侍坐賓一人主二人道故驩甚二十九日晦
留崑山外家諸子壻共享余而外舅時年九十猶
在主席能周旋杯酒間一不勳勸酬禮三十日晦
是日歲除宿舟中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晦晨起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一

魏榮
三百五十五

祝釐禮於舟次劉尹暨諸縉紳俱詣候舟次悉辭
以疾不及會而是夜發崑山初二日微霽抵太倉

周守一鵬郊迓是日即入城弔王封君之喪及候

同年季廉憲德甫王廷尉兄弟世貞已王廷尉兄

弟與王少宗伯兄弟錫爵咸詣舟報謁致餼是日

即乘潮放舟東下宿於鹽鐵塘初三日微晦發鹽

鐵塘舟泊西郭朱尹率其屬與三博士勞諸郊亭

余遂反舍瞻拜家廟享姻族人如禮蓋余生二十

九年而入仕三十二年而得謝而所謂三十二年

之間涉世之迹頗備諸難不意晚年猥承 休運
叨冒至此實非始願淹延日月常恐不得奉骸骨
以歸迺今竟以微言弛擔比於生入玉門之請抑
自幸矣而是役也爲日者計四十有七且風雪晦
冥居其十九而經途遞遽之需凡用縣官綿錢不
知幾千萬億故得釋於疲頓免於滯淫向微 聖
恩則咫尺猶跼焉覩昔人畫錦之榮茲顧溝壑餘
生靡由報塞徘徊三徑不覺怱然內媿作南還記

遼廢王事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二

三
柴

遼廢王憲焯者 高皇帝裔孫也其始祖簡王初
國於廣寧建文中以嫌請改內地願削護衛軍辭
祿米萬石而僅領行糧二千 詔許之乃徙封荆
州以故其國素貧空不當於諸王國蓋六傳而至
莊王是爲憲焯之父母宮人王氏莊王爲人不慧
業益大墜憲焯生而機警自少即怵動不檢嫡母
毛妃畜之嚴而務搏縮其所爲不令見一錢也憲
焯爲世子時常鬱鬱思無以逞恨不得一日爲王
脫毛妃左右比襲莊王封鄙其父弱遂銳意豐殖

恣行漁獵於其國國人苦之自是不復受毛妃要
束凡宗儀有犯者輒笞辱之必索賂而後已而貧
者不能得賂則幽囚之或致之死宗儀不能堪已
發其陰事馳奏之朝有洩之憲熾者遣人要寢
之然自是束濕宗儀特其會毛妃薨而生母賤愈
無所忌憚其沉湎荒淫遂不復有人理常羣女子
環而絙之梁間畫褫其衣而軒其勝仍自絙其中
令亦內侍自下推而送之以中其陰者得幸幸一
人已則更幸一人週而復始期於興盡方止而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三

葉卷
三百四十一

熾又自詫嫻於文墨時時作艷曲以鳴得意謂江
左風流莫及也嘗刻其圖記有不是富貴中人語
識者已占知其不終云中歲以瘍毒蝕其莖其勢
盡去而併潰其準居常則用黃蠟護其潰處暑月
穢氣騰發至不可向邇而憲熾乃自羞其形穢更
不欲接見外人而自狎其所昵戲於宮中當毒發
時痛不能旋趾而憲熾猶自負其矯健故闊其步
彳亍而疾走左右導諛以爲龍行也他日大王必
爲天子客私誚之曰豈爲其嫌於無陽也而故稱

龍耶聞者大笑或傳之憲燼憲燼亦大笑了不以
罪客而是時憲燼未有真子揣諸宗儀必謂其勢
去已無生子具而乃佯競於男色以示可用日蓬
跣而乘肩輿遊行街市猝遇美少年則拉而載之
後車以歸置諸一密室號曰黑甜深處雜男女其
中裸而爭逐而憲燼臥睨之第捉襟涎咽而已終
不能有所爲也會 肅皇帝崇飾道教而憲燼請
爲忠教真人賜黃金印民間有舉醮事者必赴焉
其伏壇拜表誦金書混諸道士中不復知其爲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四

葉卷
三百四十一

王也醮畢則王人獻金錢或餽酒食無論多寡悉
款納之人謂其貴而能賤亦以此附憲燼蓋憲燼
爲人有顯過而無他腸即其睚眦殺人事第間行
於國中而已而自國人外不見其有所闡及然知
畏有司謂其黨與盛不敢陽捩其短獨其性跼蹐
常不能自制見良有司必貌敬之而其不賢者或
摘其紕政演之劇戲以爲謔有司痛忿其厲已則
時時愬之貴官逮貴官行部荊州例當朝謁憲燼
取惜筵宴費則預囑門者峻謝之貴官故已不

憲燁悍而又不得一覲其面則愈疑其凌傲巨測而憲燁惡名由是傳四方矣乃荊州人所患不獨在憲燁而諸宗儀之駕橫尤號難制意有所要少不當則聚而哄諸府守坐堂皇將治文書必先盥其解戒門者勿啓而哄者猶排而入不得已則更徙郊寺避之憲節長操宗儀急以是稍見斂戢而京師除吏猶難荊州謂禮部故典轄諸王國守缺則以其郎往冀有所彈壓而吳人袁祖庚自膳部郎得荊州至則大闢其解縱哄者入曰吾自能辦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五

劉祖

之袁素能飲酒憲燁要與之飲不能勝因深相結納有哄於府者輒痛懲之以謝袁而袁雖外示坦洞而內有機防故憲燁愛而畏之終袁之任不敢少有所出入繼袁者謂陳全之徐學謨皆禮部郎也咸遵袁畫一而徐學謨爲守時適廣東巡按御史潘季馴發憲燁不宜越境收美人市香料二事下案章於府而府故持其事不與之結部使者趣之守曰遼王柙虎也須藉此鉗之事一結王復跳梁矣奈何部使者以爲然因臥其符三年伺釁而

動不則止而憲熾亦重傷其國體惴惴於徐者亦三年而所部晏然徐旣去荊州而繼守者漫不爲調停而祇以故時遼王待憲熾憲熾已不能平而適有雷大夏之事雷大夏者荊州庫吏也當解景府祿米不給乃姑以遼府所貯移解之憲熾怒曰吾獨非親王乎而公麼耳敢蔑視我也乃召大夏鞭之四十逾月而大夏病死其家號寃於府府官莫敢誰何竟置不問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年

莊皇帝旣即位華亭公用事朝事一新人思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六

劉枏
三言

樹以博進取而青陽人施篤臣自工部郎來爲荊州分察使施爲人陰賊已熟視憲熾爲竒貨而會雷大夏事未結將發之而度釁小未足傾一王國則凡事故唐突之以激怒憲熾往監司與親王同城者城中不得舉砲施至必欲舉砲日且舉之三憲熾使人來言母妃年老恐震驚致疾施叱之曰荊州不得舉砲然則天亦避母妃不得舉雷乎居亡何而肅皇帝哀詔至荊州故於王國宣之親王先行四拜禮拱立簷下而隨班文武當跪丹墀

下聽宣而是日大雨如注施之中衣濕盡比起火
詈於衆曰詔文何不可少節而直以報舉砲之讐
乎吾以高牆待之矣乃退而榜諸門曰有愬遼王
不法事者許不時陳狀久之民間少有應者獨宗
儀紛紛輻輳於施之門呼青天而投之牒施悉納
之而闔有楊秀者故暱於憲熈知事急亦詣施上
變尋逃入京師而公安風秀才成已嘗有惡於憲
熈施召之爲幕客與之日夜造爲憲熈飛語而施
更詭撫其不軌事數端秘不令成已見之而密揭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十七

周元
三百五

之巡按御史陳省陳覽之大喜以施善鋤彊能翼
其風采竟不易一字即日奏之天子下法司議

乃遣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某詣荊州
按驗而洪復奏帶副使吳道直參議董文案隨行
理獄洪啓行旣度黃河而施遣人僞稱遼府校馳
平賂帖關通於洪曰脫事白當以三千金爲壽洪
心動頗持兩端而施又度諸勘官來必駐荊州儻
荊州人有爲遼王頌寃者吾事敗矣則更遣一人

逆諸境以書却洪曰公必無至荊州一至荊州而

遼王自知負無赦之罪必挺刃逸出將不利於公
令地方有戕殺大臣名非細故也襄陽去荊州五
百里耳不如舍之使洪惘然莫知所措姑逡巡行
而施已要撫按二臺使候之襄陽久矣撫公謂劉
懋按君部光先也洪不得已遂止襄陽明日三司
旅謁於洪而襄陽之分察使徐學謨者即異時荆
州守也洪叩之曰君守荊州知遼王何如人也徐
曰淫惡人也洪曰亦知其反乎徐曰某去荊州八
年矣八年前實未嘗反其後反不反不可知也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八

周元
三疊生

曰不反何以遽封彭城伯乎徐曰今京師有彭城
伯張熊者以嘗冊封益陽王至荊州而遼王厭其
粗率以樂人李明肖之又能爲優孟抵掌戲而特
令扮彭城伯朝王狀日以脩食耳非真封之也洪
領之而笑默然者久之顧謂三司曰吾陛辭之日
華亭公手余曰此高皇帝子孫苟無大故宜從
容審處之今又得徐君言彼此一是非將安適從
乎時施在座中面盡發赤噤不復吐一語遂相揖
而出施出而詰徐曰頃如君言吾便當以離間受

法矣徐戲之曰昔漢高以隆準爲帝古今豈有無
鼻之天子乎君無虞其反也即不反而他事有據
何反坐之有三司以爲然大噓而散而施對人言
必欲先覆徐而及遼徐亦虞其禍之將及己也不
復開口談遼事而洪自是閉廨數日廨中夜夜聞
鬼嘯聲若爲洪索飯者疑遼之六王以絕祀爲祟
也乃程指揮之廨亦然洪懼明日徙太監府居焉
而荊州人忽傳遼王在圍城中樹旗申冤旗以黃
帛爲之施趨詣洪白事謂遼王兵將發矣而故黃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九

魏良

其旗非反而何荊州密邇留都五日內必有聞於
朝者藉天子下尺一問公公何辭以對洪曰未
必至是施愈疑洪之反覆而是日邸中有報華亭
公去位者洪爲之矍然而施退而自詫曰此杌上
肉今厭吾口即洪泥先入吾不能吐之矣因過隨
行二使私之曰吾向所以不釋然於遼王者豈欲
讐之乎今君側人有與之不共戴天者嘗指授余
而欲以遼爲事耳二使問爲誰曰江陵之舉於鄉
也其祖以衛士謁謝遼王而王忌其門之將大竟

以火酒數升飲其祖出而病渴死以此讐遺子孫
疇能忘之而吾儕安可不爲之用命顧信徐之遊
說失進取大計也二使諾之而以其語通之洪洪
聞華亭去位業已懷吐茹而復爲二使慫恿始壹
意承望江陵而奮然決策矣明日施挾一錦障入
謁洪障詞尾有府校劉王姓名二人嘗入貲授金
吾衛指揮其全銜書金吾親軍指揮使司指揮同
知施指謂洪曰以王國而有親軍豈直齒君之路
馬乎洪搖手曰此萬不可更爲之解矣三司聞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二十

魏良
三百四

與施相對作夢中藝語皆掩口微哂莫敢爲吐氣
者又明日即行荊州趙守賢械囚來比囚至先發
隨行二使刑鞠之母肯誣服施偵其不服者夜付
獄吏立斃數人而諸囚自是揣無生路分當隨國
滅耳而二使亦漫不可否僅錄一過呈洪洪遲之
浹旬忽一日袖中出三指刺示三司有地方不幸
生此惡孽八字而尋掩其尾不知云何曰張相公
近日見諭如此衆默然而罷頃之即邀撫按兩臺
使暨三司赴澤宮引囚對簿囚目施在旁第俛首

求死而已更不敢辯折一語洪拍案大呼曰汝曹
惡貫已盈天奪其魄矣藉令有寃何不能張喙如
是因回顧兩臺使自矜得情兩臺使第唯唯而已
施起座曰諸公但看今日浮雲蔽天此荊州人怨
氣所結人無所不至天可僞爲哉洪呼囚前各鞭
之百而尋屬吏書獄其獄詞謂憲熾嘗奸其祖姑
不遂生闔之棺而死此一方僧事僧頗解韻語憲
熾館之西園有宗女夜奔之而挑之寢已事覺僧
逃去而宗女之子愬之憲熾乃勒令自盡枝江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楊元
三

之妾某氏者故美花術娼也素與憲熾通而復通
於枝江與之刺臂而盟一日憲熾見之娼嚙其刺
以自白憲熾漫止之即以娼賜枝江後枝江死而
娼改嫁顧道士乃詞謂憲熾奸其叔王之妻致令
嚙臂誓死而又逼顧道士彊妻之以爲宋恭姬復
見事皆在憲熾去勢後憲熾嘗作水窖於湘王故
城爲藏水計而施易水窖爲兵窖謂其掘地貯工
料於其中掩人不知而日造反具大江賈船類貨
王國一金字牌懸之以禦外侮施偶得遼府一牌

謂憲燭結江洋大盜以爲內援竟不省大盜何姓
何名也西番僧尢朝京師必取道荊州亦脩謁王
之禮憲燭因給之金五百令市番物期以明年來
復竟不反矣而施謂其賂喇嘛以爲外援尤迂誕
無當歲清明日憲燭輒展墓於八嶺山因較獵而
歸而施謂其八嶺山操練士馬而搜得其皮製一
回子像爲發兵之證皮回子者舍矢之鵠也習射
者之所時有即有之何與反事他如松滋王者窶
宗也不知何所得黃金寶帶以餌憲燭而爲之議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楊元
三言聖

襲封事袁祖庚本疆項守也而謂憲燭嘗縛而閉
諸宮者三日王居故稱宮殿而施謂憲燭不當起
芳華宮以僭擬天子大都語近兒戲即不足質信
而猶涉影響其他烏有無是之論講張恍惚尤難
理喻者尚不可縷數蓋出宗儀之齊者十三出施
之臆決者十七而洪一切不加諦詰第改封彭城
伯爲扮奏當成即日轉奏之尋得旨以憲燭坐無
將姑廢爲庶人發鳳陽高墻安置官籍其帑僅得
三萬金而已而其花生子川兒國之武昌閒宅其

下論斬暨遣配有差而施先遣人候 盲都下以
七日夜馳還荊州即乘夜繫憲燭於寢所負之出
囚之承天寺而是時獄詞甚秘即憲燭不知所犯
何事所抵何罪越數日檻送鳳陽而護行時閱盡
括其橐金去比憲燭入高牆窘無以活則常繪一
猫市米度日更十數年仍以瘍毒發死先是憲燭
在圍城中施遣其私人鄭通判者爲之監而鄭利
其帑則日藉更衣故腰其寶藏而出而哀其羨以
津潤於施故施不爲之周防比憲燭出宮復命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三三

李四
三百四

搜宮又竊其宮人之妓者五人匿之解中或以聞
之按君行施緝捕之而鄭揚揚方自得載寶藏婦
女竟奔歸滇南矣施與鄭故同謀覆遼恐追還鄭
而事洩要領不全也乃閣其案而按君亦知施有
城社不敢摘其短也按君納節行而代之者爲雷
稽古與施前督蘆溝橋工有宿雅而施又當覆遼
後日無旁人遂脩徐之隙因揭之雷謂徐嘗助遼
庶人爲逆江陵固甘心焉而未有其便今剪去之
易耳雷蒙董人且識事淺初不虞其詐乃以復命

時論徐當罷疏入江陵大恚曰荊州方尸祝徐而御史顧欲奪民之怙乎雷以施揭爲解江陵曰此天下第一狠毒人也其口舌殺人無厭奈何惟其言之聽雷大慚恧而退而竟不以江陵語告施猶負覆轍之事謂江陵德已爲京兆尹時嘗詣江陵求出撫江陵叱之曰看君之貌尚能建牙千里獨當一面乎已又大罵之終不許若陰恨其藉已以覆轍者而是時施已中風淫疾三年蟲食其肝肺盡體爲之癩兩日晴如血赤忽一日突出死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李四
三百四

而成已亦自以與施同事忽走京師向江陵求爲一中書官江陵惡其無因至前斥緹騎械係之還籍尋狼狽以窮餓死人以是知江陵之於憲熾故未有成心而殺祖事問之兩家人俱不省蓋華亭去位時施度人心必附麗江陵故詭爲此語以脅洪而洪竟墮其術中也即洪所出江陵八字或真見憲熾無道不可以主壻欲因事除之耳然其尾竟不知云何江陵素貴倨未易以言語通即所謂三指刺亦出施屢筆未可知也其後數年洪爲其

鄉人所許巡撫勞堪奏逮之繫按察獄一夕自經
死而其子訟父寃以上方督過江陵謂江陵嘗疾
其父寃憲燝之獄不盡其辜乃嗾勞擊殺之而是
時朝士無諳遼事始末者比下案章推鞠無狀第
戍勞而置江陵不問按憲燝少年所爲蕩然不軌
於禮法或淫黷貪恠或恣睢椎埋事多有之於
祖訓當廢第後來勢去不能近婦人者業二十年
所矣而晚更折節於有司且國無護軍其反謀亦
何自而起實與伊徽二王有間即斃廢其身須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周九
三首甲

悛而復其國若萬曆間處代府故事足矣而施必
欲鬻而食之以併餒其六王之鬼誠過古云殺生
人有報遼獄起姑無論坐法者死矣即未坐法而
株連蔓衍杖死瘦死自經死赴水火死者又無慮
數十百人可謂備極慘毒顧憲燝未死而施與成
已先死隨行之吳副使亦死逮憲燝旣死而洪死
尤橫俱不得稱考終則太史公叙曰丞相陰府叩
頭事焉可誣也頃年上在宮中嘗齒及遼事疑

江陵爲之地而一御史意有所護因上言憲燝當

誅奈何故輔家乘機而奪之產而憲燁母王氏年八十餘尚留養於廣元王即廣元方欲代父攝國而國人無與之者因激王氏奏許江陵家必蒙收卹已勘報有據上哀憐之而罪前守趙骭法時已歷官南吏部尚書并禡其爵而戍遣江陵之子第二人廣元仍與攝國詔憲燁歸葬於荊州而上變閣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冒蟒玉至是下獄論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列九
百五

第二人黃元仍與攝國 時憲燁歸葬於荊州而
上變閣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
冒蟒玉至是下獄論死
而國人無與之者因激王氏奏許江陵家必蒙收
卹已勘報有據上哀憐之而罪前守趙骭法時
已歷官南吏部尚書并禡其爵而戍遣江陵之子
第二人廣元仍與攝國詔憲燁歸葬於荊州而
上變閣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
冒蟒玉至是下獄論死
八十餘尚留養於廣元王即廣元方欲代父攝國
而國人無與之者因激王氏奏許江陵家必蒙收
卹已勘報有據上哀憐之而罪前守趙骭法時
已歷官南吏部尚書并禡其爵而戍遣江陵之子
第二人廣元仍與攝國詔憲燁歸葬於荊州而
上變閣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
冒蟒玉至是下獄論死

歸有園稿卷之五

文編

記不傳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滙龍潭記

嘉定學宮之陽新濬滙龍潭成諸髦士既相與歌
泮水之詩以勞邑令熊侯而學諭主君廷舉偕其
寮孔君銘圖石其工之始末以詔來茲而丐余爲
之記於乎地以人靈事因時會文明之啓所從來
詎朝夕故哉始 國家肇建吳中諸學而吾嘉獨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一

李六
音九上

稱雄槩其明堂開敞可容萬馬異時風氣翔洽士
以一經登雋者屢擢巍科何其烝烝盛也逮嘉靖
初術士妄言神宮在前陵壓文廟則增築土山爲
之障自土山既作而歲奏解額率寢以縮矣夫嘉
固土重之邑也宜以水克而乃用土益土譬之人
身焉肌豐而榮衛不調能無臃腫之患乎且城之
四門吞吐潮汐而中無所瀦令其驟盈驟涸則何
以儲靈氣而宣人文也科名之不振疑以此決其
障而溢之浸學其可興乎余蓋聞之華亭張叟云

張叟者故非形家而其言則形家之上理也余時方困公車亟以其言布諸在位而在位者頗駭其無當輒以民勞爲辭卒莫之應暨余起家登朝籍數歷中外者垂四十年而老歸其鄉周睇學官則儼然如故而向來科第亦復靳靳屬也余乃慨然歎曰語云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所謂四十年間循良之軌蔚相望也豈無一人足肩魯僖之任者乃今始見熊侯熊侯以丙戌冬來蒞吾邑雍和恬穆克宜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二

李于六
三百四

民爲之二年譽命章徹諸髦士因以前議爲請熊侯奮然決策曰嘻是在有司直一舉手之勞耳古者養賢以及民賢者民之麗也闢賢關以開民麗其何繁言之足嘗會歲荐饑疏鑿之費帑無所出則白之當道願哀諸生膏晷之羨而鳩工焉而以經營之役悉付之主簿高竄而學諭君繼至更矢謀殫力日贊熊侯以相厥成蓋經始於戊子之春以其秋告終事凡諏諮營度一如張叟言夷其土

山之十七拓其旁渚之十九而稍存故案離列台

文畚鍤所經彌望如滌培塿之積蕩爲洪波縱橫
匝圍方廣可二百餘丈又以迤南之水箭激而北
來非正巽方也則徙其關而東之迂延數武穴其
垣而穿其坎甃以堅石而圍之門一如故關之制
復樓其上棲鐘簷以節晨昏而下合震澤吳淞之
水蜿蜒迤邐而納之明堂萬派宗流洸洋一碧恍
乎薄日月而撼烟濤是神物之所由興也故命之
曰滙龍之潭而關之名亦曰滙龍識變化也士猶
龍也條而淵潛條而天飛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宜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

周吳
三百里

潭成而熊侯樂之也昔泮宮之作說者謂僖公不
過因魯宮之舊一新之耳非有創始締造之勞而
魯人思樂之至寄其情於芹藻之微而挹其聲容
於和鸞旂棨之外若是乎眷眷而不能自己者何
哉固知絃誦之宮非常人之所有事而興學育才
則自古難之矣乃熊侯用民之力於凋瘵之餘而
後不告病舉墜典於數十年逡巡頽惰之後而意
無他阻此必有陰牖其衷而默旨其運者天之所
至人亦至焉視魯僖不益有光哉矧其色笑之和

敬慎之則千載之下不謀而同然則斯潭之作固匪直以榮名富貴艷人也匪思樂之亦儀刑之秉龍德以善世是在諸髦士詩曰克廣德心其是之謂與熊侯名密字子縝蜀之廣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

嘉定縣新紉鐘樓記

謂形家之說而可信也則人之生也果受命於天乎抑受命於地乎如其受命於天也則富貴貧賤之相推必有獨口其陰騭之權者於地何與焉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四

周吳天
三百十五

乃故挾其塊然之一撮以揣摩於渺茫不可知之吉凶而曰貧可使富也賤可使貴也令彼蒼之明威將安所用之哉然則形家之說可盡廢矣非然也今之通邑大都必有長山大川以表識之而幽之所攄遂之所發若所謂尼山禱而誕孔崧嶽降而生申人傑本之地靈詩書所記要不可以盡誣矣惟人無所不至安得不祖而述之以文其口而恣行其渺茫不可知之術而徼富與貴者始競而趨之爭尺岨涓流之利靡遺力矣而事亦有奇中

而偶合者宜其說之久行於世也是二者將安取衷乎夫亦曰天地之大人爲貴也人之氣至則天地之氣亦至焉故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一者何也氣至之謂也苟得其一則天且以之清地且以之寧而况乎人文風氣在造化之一轉移間耳有以作之以莫不興有以倡之以莫不應時雨降而雲出嗜欲至而先開夫是以嘉定鐘樓之所由創也非形家之言有以啓之乎嘉定故無鍾樓今有之自邑令熊侯某學諭王君某始曷始之也鄰之學有舉一樓而連領三解者矣則形家已然之驗也乃侯之暱士也周而學諭之貞教也篤凡有裨於學者已無弗爲之矣茲觀其已然而遂深信其必然以祈永賴於譽髦也是故矢謨而將之矣策而赴之而兩訓孔君某黃君某又從而噓翊之鼓勇翔奮氣至而時至矣而樓是以成也樓製昂聳轟城而起砥其趾而銳其顛以像浮圖之半而差其級者三甍之以貞石棟之以文杏懸綺寮而騫朱甍階雲梯而排繡闥上凌飛牒下俯重淵晨

夕樓鐘而鼓之於方爲卯向以屹立於龍關之口
於位爲負陽而抱陰以日朝於俎豆之宮絃誦之
館而互爲之駢映鬱乎其相輝也鏗乎其迭奏也
蓋儼然爲一邑之雄觀焉謂不足以踈風氣而崇
人文哉雖然猶有進焉聞之形家云凡土之凸者
爲山凹者爲水吾嘉地勢陀羨雖瀕於東海第僅
分其潮汐之一線而又無培塿之丘爲之表識則
今斯樓之凸有以望之矣試躋而升焉目極而眺
遠襟曠而神怡豈亦有東山小魯之意乎異時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六

張栢
三百天

者以通經爲務以學古爲師比出而效用往往不
詭於名實殆斷斷如也然吾猶慮其局於方之內
而未能遊乎方之外也藉令有味乎建樓之旨庶
其一覽而知天地四方之廣乎而名世者纍纍而
踵接之矣而又何艷羨於元魁之選也是役也趙
丞任實始終而夙夜之故工倍而費省用金僅五
百有奇而皆出於公帑與士大夫之樂助未嘗煩
民一錢起事於庚寅之秋而以辛卯春落而成之

例得備書云

鷓適園記

侍御秦君少說嘗爲園於其所居之後直治城東北彈丸土耳而是時海上之名園無數侍御君顧以鷓適名其園識其小也蓋若僅取於槍榆之逍遙而不欲與搏扶九萬爭雄槩者嗟夫此侍御君之所以爲適哉而世之知適者難矣疑莫難於形勢之役功名之會以其儻來於前者無窮也若夫旣仕而老旣老而得歸其鄉無柴柵之爲繫無鞅掌之交責宜可以爲適矣然以其心之無所於繫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七

張元
三百五

而酣豢已極粹無醒燠之期則未免攫情於闌閫而奔騫馳突或有甚於居官者之所爲而爲名高者常掩口而竊笑之則思蟬蛻埃壒而慨然有慕於山水之遊此世之所謂清流也顧標揭而影從鈴懸而響及或蕩而忘反其流連脂染勢不至厠足於輪蹄藉資於外府不已也以名高始者不以厚利終乎於是逃虛遠俗之士則不得不假息於十畝之間而閑關於一室之內冀以棲神而肆志此園居之不可少也昔陶令偶需於松菊蔣生僅

集乎求羊即如是焉亦足以樂而忘世矣而後之
爲園者果盡畸窮之所自託而栖遲之所必資哉
其始不過斥其力之所至以稍逞其耳目之好而
爲之不厭則務詭飾於瓌奇絕特宏遐窅眇之觀
而競侈其崇臺曲沼虹梁紺宇雕甍綺榭奇花異
卉珍禽恠石之勝使人望之以爲僊闕帝宮在是
何其愉快而自得也未幾而天艷叢之矣貴游狹
之矣其賓筵雜邏管絃迭奏不爲輿臺之所狼籍
酒食之所腥穢者幾希而冀以棲神而肆志其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八

張元
三百四十三

得乎夫榮途百足攻取萬端姑無論矣迺遊世離
羣其牽引纏累又若有迫之而不能禦其往者則
此身將奚之焉宇宙一大障也生入一大幻也遊
乎大幻之中而欲盡祛乎大障之患豈直闌闡之
事不可爲山水之遊不可繼即陶令蔣生之所藉
以忘世者亦大塊之懸疣附贅耳而况侍御君之
園其爲臺爲榭爲宮室爲泉石花竹爲谿徑橋梁
若張生長輿所叙總翠瑤華從漚止觀桃源雪堤
天香含白諸勝亦何甚異於他名園之所爲第其

不爲大而爲小以是夤緣扳慕有所不至而差足
以爲棲神肆志之具乃侍御君之所以爲適者又
自有在也當其簪豸立朝能令權奸辟易其意氣
勃發豈不欲舉天下而澄清之而一片不復遂弛
然自放於寬閒之野寂莫之濱今默默老矣而終
不見其有幾微不平之色豈真有味於龍蛇蓬累
之指者耶則其爲逍遙也多矣而又安取於彈丸
之一適也當其陟崇阜凌高堞迂矚於吳淞黃浦
之交天風海濤烟颿雲舶盡在睂睫之下侍御君
將乘此以憑虛御空神遊八極方是之時障徹幻
消又烏知槍榆之爲小而搏扶之爲大耶此未易
與俗人言也姑書之以質諸掌記

徐氏義廩記

吾族自始祖諱亮府君而下世困里役以故指繁
而食貧先資政公起闕闔間雅負范希文贍族之
志而詘於其力則以屬不肖敬成之既不肖舉進
士迴翔中外垂十五年逮資政公之歿官不過守
郡又尋以譴廢屏田間五年當是時方自用之不

暇即族人之仰哺甚急而願莫之遂也已而從家
再起逡巡仕路涉世猶難暨迫桑榆始躋朝列復
不能久於其位歲之癸未謝太宗伯歸矣蓋總計
通籍先後凡三十二年所積俸賜第拓田十六頃
有奇而磽瘠半之歲需之外其餘有幾視范氏兩
世政府之饒不大有徑庭哉顧所謂祖宗積德百
年而發於一人則其事同也殷念囑付言猶在耳
骨肉之感胡能忽然藉令必俟饒而後施施無日
矣資政公未償之志將遂沒沒已乎迺務自搏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

黃春
三百四十五

居約絕甘僅哀其贏得米三百斛別貯一廩歲以
月之十七日計口散之族衆而族衆自同祖而下
若而人自同高曾祖而下若而人其力足以自贍
者罷不給其力不足以自贍而屑營衙儉或行無
禮於其鄉與悖逆其宗黨者亦罷不給而第給其
守分而無告者大都以同祖而下者爲一等男子
日給米一升其男子死而婦孺居者給如男子之
生男不能婚女不能嫁父母死不能喪葬者除日
給外復益以歲給之數其非同祖者則殺同祖十

分之二以儲峙有限虞其難繼也若歲終則準古
大祿之義無論遠近疏戚均給糶盛米有差而十
年里役則更損田百畝以供輪役者之費令母累
族衆此又資政公未盡之意也或曰數米而周人
之炊不已隘乎余應之曰非富而彊行其德自不
得不量力爲之耳廩之不足而繼之以庄寧無望
於後之爲忠宣者乎然不敢必也第師吾儉以長
有是廩以無饑其諸父昆弟是亦繼述之大者吾
子孫其勗諸作是記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一

楊沂
三

歸有園後記

前歸有園記記所以命園之指余時再起楚臬將
別斯園以去去而復以其身浮寄於江山數千里
之外常恐世械叵測仕路難期他日未易歸而有
之也已去之十年而逡巡跋歷遂奄至大僚猥備
外庭末議歲癸未天子穆卜萬年之宮詔禮
官爲之營度於是朝士紛紛爭進堪輿家言矣迺
有譁張阻拂以搖惑上心者致屢乘輿數出
計一出輒費帑金數十萬余以職事故持之頗力

其說得無所售因怒而螫余而其黨復助以相攻
余知天下之駭機動矣亟疏乞骸 天子初不忍
核唾之已哀其懇尋 勅乘傳以歸比歸而吾園
故在暢焉四顧撫而樂之不覺羸然有菟裘之感
既而日月逾邁悠悠以思偃仰於雲行水流之餘
而溯觀於退遂升沉之變向之所虞今以爲愉今
之所適向以爲暢寤言咏歎則又未嘗不自悔其
得歸之晚嗟乎人之涉世誠難難哉鷓鴣之詩曰
子羽譙譙子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夫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一

楊沂
三言

周公至聖爲王室懿親稱尊顯矣迺祖東之役殷
念室家至自叙其拮据將荼之勤風雨飄搖之患
意亦良苦豈其好爲是過防哉自古勞臣功不掩
怨聖人亦不得已而思其難耳若夫山陵代起匪
有展屣履籍之榮而發言盈庭亦何當於破斧缺
斨之會而張吻相向者顧必欲取其子毀其室而
其禍獨稔於四國之流言此何說哉末世人心固
有不可以理喻者藉非 天子神聖洞闢大昏則
左右徬徨誰可恃力躬之弗閱計無復之矣乃一

且灑然自靖獲遂首丘若舉周公之所難而爲余之所易詎不有天幸哉則余之不能忘情於斯園而朝夕怙之以爲有者豈直自佚其老固將章君之賜於無窮也蓋余歸二年而壽宮之議復闕於朝矣而余方坐如如閣心念無生理凭海曙樓引領而東目接蓬萊雲氣冷然爽然不翅以身置太清之上而俯矚於人間搶攘之場譬之穴中鬪蟻其震撼排擊非不轟然如雷而有身者不聞何則境界別而大小之觀異也如如閣以故大士院址爲之而海曙樓則殿芙蓉池北其他曲廊支厦附麗而奕起者如妙喜軒嘉樹館琅玕塢而丹輝閣以便觀蓮也更十數楹皆前之所未有而餘構如故惟金粟屏知勝軒觴深渡百花徑酒禪居俱廢以其稍有改爲又作是記

雙蓮記

直歸有園後迤北有荒潦可二畝許久無主者余以其水淺便於蒔蓮歲丁亥得請於官而輸其上之稅準畝之數因丐蓮本如法蒔之蒔且數日而

蓮芽勃起漾爲小錢浮貼水面珠青翠可愛又數日視之其繁枝忽盡委尋化爲烏有矣余疑是歲吳中大水所至輒成巨浸天行之災誰能避之蓮爲水困能勿敗乎竟置之不問其明年乃厚培其南北之障而槌之以木計水不能爲害而時蓮益力更沃以皮毛諸發物而雨至水長則倩工厚出之已而兩厓之間爭茁而突露銳如卓錫者無慮數百頭久之漸以敷葉余私心津津喜謂不日當趣成太華峰頭之勝將亭其上以便通邑之遊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四

三百四十一

者會重五享客客或謂余之癖於蓮也比走閱之則蓮之烏有復如去年故事矣余始求其說而不得客喻之曰蓮性喜潔藉注杯穢即開花十丈敗易耳將無鄰之防乎而鄰之人自言則故若有讐於公矣公不嘗活其怨家乎余恍然曰所謂怨家者即其家之尊黨也事誠有之業二十年往矣此與佯僵棄酒何異蓋爲其家樹德也彼豈爲是讐余哉蓮之所惡者不潔也洵不潔以敗蓮或其奴之所爲也假令其主人果有之不余之讐而讐及

於蓮者妄人也脫以讐蓮之故而又讐及於鄰則
余亦妄人也客曰然則奈何余曰太華峰頭有時
消歇世間萬事無過不空蓮之生滅一幻化也余
亦付之烏有而已遂相與一笑而投筆焉作是記

王

先生母子節孝傳

金

一

余童卯時則從吳縣王天章先生授章句比文義
稍通先生遂解館去既去而歲時仍往來余家者
垂二十年先生居常第偃仰哦詩而已而絕口不
言家世事其後先生歿而余數歷中外逾三十年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五

周山

而歸其仲子汝賓嘗以吳江沈憲副啓所爲節孝
傳示余蓋節謂先生之母而孝即先生也乃恍然
歎曰昔之君子閭閻內脩其隱微之行尚不令門
弟子知之矧肯暴之於人乎宜其無聞於世也而
汝賓謂余不可無言嗟乎余豈能贊憲副公一詞
哉姑撫其語稍加論次云王先生之母范孺人者
宋文正公十三世孫父某爲侯門教讀生孺人十
六年而歸於先生之父濂濂有至性在諸生中素

以伉直稱會貴璫奉差遣至吳其人暴橫無比一

日檄三學諸生供抄寫之役三學諸生不能堪候
璫出羣攘臂擊之璫怒奏聞於朝而先生之父
以是歲當應貢疑其爲諸生倡因首被逮繫禍且
不測適兩臺使亦摘璫不法事代諸生訟冤獄始
得釋而先生之父竟以疲薊道路故憤憤成疾而
死死時年四十一而孺人年三十有六家故貧窶
所遺三丈夫子俱孩幼熒熒無以朝夕范氏之老
頗念之欲携孺人歸養而以其季子後范宗之無
嗣者孺人不可且曰吾夫以負氣死忍見其妻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六

周山
音聖

傍徨附人以丐活耶執不從而自與諸子退守故
廬其饗殮之費第取給於自製女紅而兼課諸子
讀書無須史輟每風雨翹蕭之夕燃膏促席計畧
程功不夜分不止而剪裁之聲與吾伊之音則時
時相雜而出戶外鄰人聞之有酸楚泣下者或歲
值艱食瓶儲罄矣孺人寧以糠粃自啖而推少穀
食以啖其子人曰嫗何作苦如此孺人曰吾向者
所以不即徇夫以死爲有三子在將冀其成以報
吾夫也安得不厚養而需之乎而三子中惟先生

最穎異故孺人特鍾愛之而祝之尤奢先生既補諸生喜讀古人書所爲文稍逸於有司繩尺以故每試輒蹶常不勝其憤憤乃就日者而問五行之數日者曰君年命相衝恐不利於場屋先生心已疑之更試諸圓光者令童子視光中第見一老人婆娑杖履臥山橋上而已益信命之理爲果然於是始悔其身爲逢衣所悞告其母以求息范孺人撫之曰富貴亦儻來物耳汝先世不有避命而辭職者乎不有以白衣召對者乎恬於仕進固王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十七

詳成
三五三

家風也兒知命矣蓋休乎先生遂謝諸生而壹意都授圖束脩之饋以甘脆其母里中人以先生雅有蘊藉而性復顛確爭迎致家塾爲弟子師有盛封君者尤敬禮先生而歲館其家先生於每日晡時視課畢即奔還其舍明日侵晨復來計其往還道里在五十里外又率徒行以爲常人疑其妮內使然及細詢之知其有母零丁居室凡晨昏寒燠澡澣抑搔滌除蠶掃之類悉倚辦於其子而先生以身親之不厭匍匐不憚劬瘁而服勤匪解以終

母之身蓋含辛茹荼相依爲命者殆四十七年如一日也而其後先生之壽亦八十一而卒生五子各以都授世其家而往來余家如故

徐學謨曰余聞之柱下云六親不和有孝慈今

國家旌門之典蓋所以風輓近世而發匹夫匹婦潛德之幽光也故有道者不處焉奈何縉紳先生往往視庸德爲奇行務相引重以爲名高抑末矣善乎王先生母子之默默以歿世也即范孺人之節年不應格乃先生則稱純孝矣何至抹掇如此然則青雲之附其可少乎

陸贈公傳

陸贈公者蘇之長洲人諱鏞字子噐爲今選部郎汴之父其稱贈公者以封不逮養也初贈公有二子長濱次即選部君當贈公之世二子俱爲諸生已贈公年六十六而歿歿之後又十七年而選部君始舉進士釋褐南比部郎其明年會 皇子生天子覃恩朝列而選部君得以前官貤及其父

而是時母馬孺人歿亦久矣因以贈安人云於乎

人臣之事其君無不以其所願得者徼君之寵靈
而其所甚願者宜莫如馳親之典迺君之所以勞
使其臣則亦恃其有高爵盛位之報可以慰其父
母而作其子之忠譬之天降時雨焉顧其所值有
幸與不幸其幸而親之存得生被冠服之榮以光
耀其鄉里其不幸而不逮於養即制詞豔重第不
過舉空文傳致地下而影響恍惚其悽愴慘怛未
免愈益其風木之感而思侈其事以傳諸其人則
不得不遍而於當世之名能文章者爲之辭此孝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九

葉卷
三百四十二

子無窮之心也而况其人又自有可傳者乎若贈
公平生以孝友施於其家而信於通邑之人業書
之志矣是固其可傳之大者志之言曰陸氏世以
織組致饒逮贈公生十年而失其所怙母沈孺人
纔年三十耳而兩弟更熒熒在襁褓中贈公已能
約束門戶斥家人去織具令杜外釁比長輟學則
自營其力支吾以給而奉母孺人歡特至凡朝夕
滫髓之供不當母意不以進歲時果蔬不先獻不
以食人有召之酒者必豫戒腆具而後往曰母以

斯須之享加母饌也嘗益發其家輒委其輜重不復顧而竟負其母走匿旁舍曰母以貨故遺親之危也日侍母側即廁踰之穢躬爲之滌不敢以副婢子曰吾藉手以酬罔極也而兩弟鐘鉉爲母所鐘愛則又推母之愛而事從其厚一錢尺帛不自爲豐殖計鐘天而無子則悉其帑而屬其女之夫鉉入貲爲常山丞而其貲十五出贈公橐令鉉束帶而朝母知其母悅也其孝友之大較類此而他行可知也今夫閭巷小人孰不有子母兄弟之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

三言二卷

苟無缺其養無聞於牆則自謂孝友人矣然觀於古人酒肉之養僅一見於軻書而同庖共被之驩史氏述之爲美談若謂爲絕德也者豈閭巷小人之所易而賢人君子顧以爲難哉夫亦視其情之至與不至也情有所不至而徒孝友之云即三公以爲養千乘以爲讓舉歸於虛耳迺贈公起自孤豎非有詩書漸習之素而一旦以其身周旋於寡母弱弟之間承顏順志詳慎委曲若動與道俱而克兼於古人酒肉之養同庖共被之驩者又皆本

之於誠心自然是難能也不可以無溥也已

徐先生曰吾聞之老聃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蓋推本上世之人不自知其美庸詎知人之有惡乃仲尼之論孝弟徃徃取必於宗族鄉黨之稱父母昆弟之言何也輒近世之風下矣聖人惟恐人之不爲善又恐天下之不知其善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崇羨而絀惡其亦日中而樹之表乎今衆庶趨也陸贈公之表於吳舊矣吳之人將望而趨之而民德歸厚此其繇也獨孝子能使其親顯哉

金孺人傳

金孺人者爲蘄州同知顧君舜祥之配鄉進士允元允諧之母也其父金翁自太倉來爲崑山梁氏贅壻而梁孺人艱於舉子已生孺人尋病且死囑金翁曰幸善視之他日有子無相忘也金翁泣曰吾見吾女如見孺人矣即有子而忍矜域之乎迺爲擇所配而得蘄州君仍納之爲贅壻以蒸嘗梁孺人而金翁更娶沈孺人暨側周連舉五子四女

孺人居子女間其年不翅以倍而事繼母如其所
生母字諸弟妹如同胞于于然孺婉色笑一無間
言金翁故長者其平生最所相得而敬信之者宜
莫如蘄州君夫婦有事則必諮妥而後行比宦遊
於外悉以家政委之而孺人爲之隄肅於內外咸
稱斬斬辦治如是者五年而卒不以一錢自私顧
氏故不中訾會蘄州君當與其兄析箸孺人力忠
蘄州君盡推讓之而僅席金氏資遣營口廬爲給
其後遭舅喪復攄獨力厚葬之不以煩伯氏也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主

楊賓
三晉

故蘄州君數見單空即孺人屢拮据助之終不勝
其溢出之費初蘄州君謁選得四川之鹽課提舉
副驍司故散局而蜀道更號險遠舟自峽江溯巫
夔而上猝遇暴風舟幾覆孺人第口誦阿彌指心
自恃畧不見驚怖狀須臾舟濟同舟者無不手額
孺人能以佛力普度之也逮至所謂驍司者聞無
官廨可居而僦居民間蕭然一寓公耳而孺人安
之無北門之懟也歲滿遷去始得蘄州州或近民
又屢攝守堂皇輒有箠械聲孺人耳之即刺促不

寧曰是何齷司之寂然而今之闕然也得無有寃
顛耶必俟蘄州君退而質之故知無所寃迺解其
後蘄州君以中蜚語坐罷意不無少望孺人曰幸
有子可教或天假其隙以成吾志也夫安知失之
非得耶於是蘄州君歸而銳意督課其子并召馬
甥王麟而羅之塾以甲乙其藝少不當意輒厲聲
色臨之迺孺人更從旁宛轉開譬不爲一切苛迫
諸子圻輩既憚蘄州君之嚴而又德孺人之慈由
是矢相鐫礪以抵于成無何允元舉於鄉馬甥繼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三

魏榮
三百五十一

之遂成進士最後允諧射策數不中而親黨有齟
齟之者幾自放廢孺人曰惟一第可解百讐兒直
黽勉之耳允諧迺愈益矜奮亦旋應鄉舉蓋相望
於二十年之間而顧氏之門祚燿燿張矣若孺人
之能自必於天者蓋孺人天性純孝而其哀矜一
念尤所諄篤遇以貧厄告者務出氣力厚爲之所
不至於傾筐倒屣盡脫其簪珥其心不已繼姑朱
以不當舅指夢夢然如無所歸而孺人色養之特
持婦道即䟽節不少貶損而其事金翁也蓋翁生

世九十餘年而孺人之爲嬰孺慕者亦七十餘年
以上食則母以豆脯盂漿自念其口也以侍疾則
母以七年勞而輟朝夕問也其死而喪葬之也易
不以貨財靳戚不以筋骨減人曰有女如此安用
生子誠詫以爲邑之盛事云舜祥名夢羽少孺人
一年今春秋亦七十爲人莊飭如金翁別自有傳
徐學謨曰余與舜祥蓋稱寮壻云故知孺人之賢
爲詳始孺人年四十以媿身嬰帶下疾羸甚度必
不起有日者布筭亦言孺人數不應壽迺迄今閱
三十年固無恙也豈別有冥報耶世間萬法總歸
於一心心順則氣和和氣應之而諸福之祥蔑不
至矣夫以孺人之所以爲心而長養顧氏寧獨其
身之用康已哉

馮母馬太安人傳

嘉靖初華亭馮侍御某嘗以直言忤 世廟隸編
戍者逾三十年會 莊皇帝登極 詔解其伍起
拜大理丞以年至不及用尋卒於家而大理公有
子九人其第八人名時可者爲今貴陽督學副使

而其母封太安人馬氏則大理公之媵也始大理公娶金宜人爲嫡而以太安人從有溫惠之德左右諸姬無當之者因進之大理公而生督學君是時大理公之母吳太孺人在養太安人及事之甚得其歡心嘗摩督學君之頂而祝之曰寧馨兒也不有是母焉得是子蓋兩相推重云而吳太孺人之寢疾也太安人屬屬而朝夕之以供湯藥久而無怠訖於大漸吳太孺人曰新婦勞苦矣爲脫金耳鐙贈之示地下母相忘也比卒而雲間突雁倭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五

周亮
三百四

夷之難賊迫城急大理公挈其家避之沈巷或患太安人蓋行乎太安人曰有吳太孺人之主在行將安之脫城破吾其爲宋共姬乎誓籍薪燼耳屹不爲動比賊退而大理公反視舍中器物絨膝如故宗黨以是歸其孝而有執大理公故多內寵而太安人自少雜班行中外若無可表見顧徐察其隱則涇渭了然見理明而識事早有丈夫之所不能及方督學君之需次選曹也大理公病駸駸劇矣將待子以訣太安人策之曰兒非遺親者其必

歸乎已而果謁告以歸抵准而成大理公之喪其
郎司馬時蔚負物望審官者議徙銓部優之人或
以告太安人曰兒非媚勢者其必無徙乎已而果
不徙大理公既薨大事盜有發其橐中裝者已事
洩得金可數千諸昆季羅而瓜分之而留五百鐸
以遺督學君太安人既持金而內之閭適宗人以
匱告即斥百鐸賙之人曰郎君負責甚多奈何不
爲償責地乎太安人漫不屑意徐應之曰慷慨踈
財兒志也吾僅成之耳其平生喜施予又如此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六

周亮
三音

故馮氏席累世之資享崇爵之貴而太安人又佐
以勤嗇然其家帑庾常缺而輒仰子母錢以給其
歲時祿賜之入太孺人必北面再拜而諭之曰此
吾家數十口所需也能忘主恩哉九督學君宦
歷所至必戒之終於所事以一意報國貴陽之
道里險遠太安人老矣既不得迎養官邸而督學
君第以獨子孤懸萬里之外日思解印綬去乃太
安人則時時以書慰止之已卒不俟命而行音驛
僅傳而騎從報入里門矣知非太安人之所好也

歸逾年而太安人竟不祿即愆於從令之恭而令
殮必親太安人得以收考終之福者豈其子母之
間死生離合固自有數哉生子一人即時可女一
人嫁莫是芝孫二人大章縣諸生大曹尚幼其春
秋蓋六十有八云

徐先生曰予讀小星之詩而傷之蓋傷婦人之厄
於側而畸其躬也故曰抱衾與裊寔命不猶夫命
之不猶疑無復之矣其幸而生子者幾人哉矧生
子而貴貴而且賢賢而有文如督學君則世所稱
麟甲鳳毛也亦希闊之遇矣大理公以忠諫瀕九
死至終其身不見用則造物者固將昌其後而祚
之賢媵非偶然也予故掇其始末著之於篇

劉母方太淑人傳

太淑人姓方氏六安名家女也爲今大將軍劉侯
大勛之母其稱太淑人者用大將軍貴受 誥封
而以嫠故於淑人例加太云按劉之先本山西太
原人其始祖敬從 高皇帝驅胡於北平因占籍

燕山衛至二世祖興從 文皇帝靖內難而南屢

立戰功晉指揮使隸衛六安得世世襲焉蓋累傳
而至諱威者以北征死事贈昭勇將軍昭勇傳麒
麒傳芳芳傳定第以世次相禪無甚知名者比定
無嗣而昭勇之季子芹當襲復以老遜職而芹有
子某稱近儒者竟以旁枝紹昭勇之後而太淑人
者其元配也寔生大將軍當太淑人之始歸也有
相人者奇其貌謂其後當大貴而是時近儒尚藐
然在諸季中度無貴望已近儒既襲指揮使疑太
淑人之貴相從其夫驗矣居無何而近儒又死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三言

時大將軍纔生九年榮榮一弱孺子也太淑人輒
抱大將軍仰天泣曰嗟嗟天乎劉氏世篤忠貞胡
掇擊之一至此極也吾夫死吾義當死所不死者
以此兒在耳送往事居將誰之委乎始劉氏故無
中訾而其舅更不善治生且有公私之負責逋滿
門以是日見陵替而大將軍之少也復俊爽不羈
喜慕豪舉以結客於韜鈴事率置之不理太淑人
叱之曰兒將種也而不聞於將畧儻一旦以干城
相寄則安所藉手以延祖澤報國恩哉乃長跼

舅姑前召而鞭之必令省悛而後已已大將軍退而惕然悔翻然悟於是盡謝諸少年絕不與往來而日下帷湛精於孫武穰苴之書出而馳騫於投石超距躍馬鳴劍之習逮承襲未幾而聲稱騰驟於大江之南北矣會嘉靖中倭人內訌所至騷然當事者檄四郡良家子屬大將軍董率之以拒敵大將軍念太淑人在養頗次且不欲往太淑人曰兒壯矣尚須戀乳哺耶奈何以老婦人故坐失功名之會也大將軍乃枕戈而行廬鳳之墟卒藉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无

湯元
三百五

底定自是一麾而殲礦盜再麾而搗硎蠻三麾而靖粵寇蓋出入行間不逾一十年而積資累勞年未強仕即膺登壇之選建牙擁鉞鎮定八閩以海洋則不波以萑苻剝無警指揮呼吸坐銷主上南顧之憂豈不誠稱偉烈哉雖大將軍忠勇決於天性驍雄本之神助其平生建樹若無待於素教而然而朝夕之淬礪左右之黽勉形影之孚契其母子之間固有闇然獨喻之於心者非他人所與知也故今大將軍歷有無疆之聞而太淑人亦享

有無疆之壽詐或然之數已哉而相人者已豫占於未定之天矣昔歐陽公少而失怙得母夫人之教以訖有成立顧其養不得及於公之鼎貴而風木之感深矣讀瀧岡阡之表則千載悲之也計將軍失怙之年畧與歐陽公等而太淑人之所以翊護大將軍者誠無媿荻灰之教而備福則過之庸非古今希闊之遇哉夫然後知婦德之有裨於世教也爲作方太淑人傳

論曰易大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十一

揚元
三十一

蜃以存身也余觀劉氏初以汗馬起家繼以逢難死國逮昭勇之後如綫之緒岌岌乎殆矣而竟仗一婦人以存亡繼滅錫光垂裕始乎患難終乎佚樂豈非天道屈伸之理有固然者哉今博士家擲寸管以干世資譬則草頭露耳而猶有無厭之心以求多於造物者則惑之甚也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古者豕先馬祖咸列於祀典所謂豕之先馬之祖即豕與馬也非別於豕馬而自爲之類也造物生

生之理蓋有固然哉比余讀吳郡志觀陽山白龍
母事可異焉夫龍生龍常也龍不生於龍而生於
人人非龍也而龍母焉其事若謬悠無當不足徵
信然傳之東晉隆安間其母有氏有族其娠之感
有因其誕生有日既其子徙食長沙歲歸而省其
母於蛻骨之處即以其誕生之日黯然蛻蛻夭矯
於風雷煙雨中萬姓羅觀指目注焉又似有刻畫
之期按廬山僧祖照所識本末一何較然明悉也
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豈是之謂耶夫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

周山
三晉聖

以聖人之所不議者而列之祀典疑不應法顧龍
之祀以其能若雨暘利濟庶萌迺龍之母不淵潛
不天飛亦何與於雨暘休咎之徵而歲時雩禱有
叩輒應此其故何哉當其塊破而旋滅體分而復
來是龍之母即非龍也焉知非龍之示幻於人也
不然沛澤夜號肇符赤帝業有前聞矣何謂其謬
悠不足徵信耶宜其廟祀自後唐而南北兩宋逮
勝國入異國朝歷千有餘年土人奔走而伏臘之
肸鬻不絕以迄於今錫封隆號崇信尊禮非衆先

馬祖之祀埒也其靈貺昭垂固有著存於人心者在
在不其偉與廟凡三徙最後徙於秦餘杭山之南麓
異時民力普存神棲鞏飭自嘉靖壬戌郡守徐公節
稍加葺焉至是閱二十餘年垣宇漸圯丹青寢剥鄉
人袁憲副祖庚京兆進士錢允元曩嘗驗白於神而
席其怙者特爲指貲倡募顧願贏而力誣遂疏請於
今郡守朱公文科公曰嗟治民事神之謂何神之弗
妥則予有攸痾余曷敢後焉迺首輸俸金若干經始
其役而闔郡諸僚屬暨諸縉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十一

周山
言甲

先生與閭右檀那聞守盛舉咸翕然響應各捐助
有差共得金錢若干以鳩材庀工翊成勝果蓋不
逾時而卒事祀者崇剝者完廟貌奕然改觀焉則
皆歸德於守而憲副公以余嘗典司百神之祀丐
一言以紀諸石於乎三吳之憊久矣屬以水旱故
積成大侵主上憫念東南亦屢下蠲逋之詔恩
至渥也而司牧之臣復能承宣德意拮据民之
有無而修其急計不遺餘力迺阡陌之蕭條彌甚

則知精祿之應有不能必之於天者於是吏道始

窮矣故不得已而遍索於鬼神而陽山之工所由
舉也第令工辦而神安神安而雨暘不愆於以登
百穀而兆屢豐庶幾民業安而吏職易稱守藉是
或可以上報天子矣茲非古二千石共理之微
意哉闕宮之詩祀后稷也思皇配天之頌必推本
於粒我烝民龍之粒民所從來遠矣茲不祀龍而
祀龍之母以著始也此又祀義之大者不可不書
因系之詩曰

帝宰萬化疇司其權興雲布雨瀾山沸川龍實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李通
二百七

靈六氣于宣潤茲稼穡以卜豐年一或奸之澤雍
膏澶蒸庶之命怙之如天崱彼陽山鬱爲吳鎮皎
皎白龍誕茲名境惟龍有母幻身恍證了示生滅
變化靡定龍歸洞庭歲來省覲適符誕期颺舉霞
映肇祀以來輒昭瑞應神母於棲千齡兆慶三吳
告敝財殫力疲神棲弗安誰之護持以遺神痾雨
暘錯施歲比不登太守曰咨民則何臯罹此游饑
守神之主我憑我依飭棲安靈視力之爲子來之
粟有亟其馳普施廣因踵接肩隨輦是法筵不日

成之神之攸奠於食有福徵協其休氛泯消伏乾
不燔條溢無走陸肅時雨若守躬是勗裕國庇民
水火菽粟太守之功宜垂尺祝

邑令朱公去思碑

有銘

嘉禾朱公之令嘉定也則以閩之漳浦徙而公令
漳浦之日值歲屢侵能以身睡於民而勤恤其隱
者業浹兩蕃矣會天子綜理荒政下所司覈其
不以實副者而言事者誤以公應詔當左遷於
是公去漳浦而漳浦之人扳號而送之五百里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三

李守備
三百廿

而碑其德政於東羅山之麓以繫其思公既需次
闕下天官氏特廉公寃姑籍而謫之未行而吾

嘉適以匱令告迺尋復其令而畀之於嘉嘉幅幘
視漳浦倍而屢侵之害尤十倍於漳浦蓋當是時
東南以急斂故吏率用猛以干天行而冷氣乘之
其饑而疫疫而枕籍溝壑死者吾嘉多至三萬餘
戶其生而為鳥獸逸者尚不在是數幾無以為邑
公至則愀然歎曰嗟憊極矣將骨而肉之乎將死
而生之乎即藉手痛倉無以為也毋寧與之相休

息而俟其甦乎則日坐堂皇若弛然無所事事者而陰師蓋公之指以示無擾而少戢其禁旣而徐察其羸者療之餓者糜之寒無衣者緝著之窮而攫者理喻而解散之其阡陌家至以暱其民而勤恤其隱者一如漳浦故事迺諸子遺始駸駸見起色而乎引其瑣尾四方者相告而來集公曰是可爲政矣迺屬其耆老而問民所苦以剗去其大不便者嘉故無禾而歲厄於漕兌強取盈焉而又抑之羨不厭則闕而鬪吏莫敢孰何而長賦者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本五
三百五

立至傾廢公籲之曰邑無民矣矧曰無禾無已願宛轉而輸之金以當兌可乎大司農哀其請奏從之而料量稍平於是乎民始知主聚國初爲亢瘠計令民輸布以代粟故急其病而緩其供而項年借口內峙顧道之苛公復籲之曰此非土之毛民之力也奈何兼兩稅而交并之乎監司以公議是爲之轉控而少弛其期嘉以祁瀝兩河受潮汐而委注於諸瀆以資溉歲久淤濁凝之幾漫爲平陸而民無以爲耕公日夜講求滌源之策修瀦洩

之備爲食其貧餓者以率作其工而興於事於是
支股竝濬水有宣防農恃以無乾溢之患而田之
蕪不治者猶所在而是而稅額仍焉過者莫敢睨
公檄民之無田者任其所墾仍不問其責給之種
具而期以三年收其入於是耰鉏雲集而汙萊之
復爲腴壤者至數百頃嘉地大而賦繁衙僧窟之
其勾股出入離朱莫之辨也則稽登耗之數爲置
板冊者一以杜移詭而黠者不至影慝驗輸納之
由爲屬印符者三以便契勘而愚者得無倍出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木子五
三百四二

他擘畫之精嚴多類是行之一年而歲獲大稔人
有寧宇公曰是可教也迺爲劑品食之式而防其
奢做更老之遺而乞之言葺覺枵之宇而需之絃
誦而旌其士之遺佚而固窮者而卹其嫠之少而
抗節能孝養其舅姑者俎豆其鄉之忠諫臣父幽
而莫之闡者而暇則屏左右辟騶馭時時延諸生
之雋者與之談性命之學以旁及僊佛或遊戲翰
墨彈琴誦詩儵然一室常有出世之想故其政不
窘束於簿書而務以德化民不趣辨目前而喜與

地方建置長利當上計之會公策款段行矣民猶望公之復以思見其成迺天官氏錄漳浦之絀不欲以謫籍例公爲軼格而晉公南儀部郎於是嘉之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始知公之不可借而悲號扳慕惘然若有所失者不翅如漳浦人之思而傾帑悉力圖所以凡祝公者咸跋跋恐後也昔臧哀伯論官邪之弊始於章賂極於國家之敗而太史公傳循吏至公儀休不載其相魯之績而獨取其拔葵去織二事以遠賂故也豈一廉足槩休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七

余宗
三四四一

行事哉夫遠賂者必能瘠已能瘠已者必能肥民民之所肥何施不究章賂者必有稅政有稅政者必有淫刑刑之所淫其傷實多若公之提躬可謂矜然不滓者矣姑無論其平生口不兼珍身不重綺卽嘉禾去吾嘉僅隔一衣帶水耳公益嘉幾三年而其家寒暄往來之使絕迹於道者亦幾三年此與拔葵去織者何異然則公固社稷之毗也直令百里哉宜其所至見思如此余旣樂書其事而重以新令熊公密邑博王君廷舉屠君鋒楊君

三省以士民之意來屬爲次第著之以續於東羅
山之石云公名廷益字汝虞萬曆丁丑進士系之
銘曰

人亦有言撫我爲君 肅皇在御鬱有嘉聞詰令
實多寧一無禁醞釀太和婉美揚芬宜民之德世
篤其勲暨於後來詎乏良牧迄可小康民則無祿
時惟遑遑政龐斂威天實爲之匪人之尤無往不
復紹公見休豈曰如燬沃以清流不爲察察而爲
優優孔執其簡老用其柔孔爾之思軼彼前修公
肩一心匪有異行漳罹於否嘉際其盛人之訖言
久而始定古道實難有幸不幸庶幾夙夜永翊
明聖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慶之

碑有銘

無錫施贈公旣歿於隆慶乙丑之春而其子今太
僕君策業葬之大浮新阡其後逾十二年是爲萬
曆丙子正月十三日而其配封太安人陳氏始歿
乃啓贈公之兆合焉實是歲之八月二十四日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徐宗
三言字九

而二尊人之葬有狀有志有表率一時名卿鉅公
之筆汎瀾彪炳所以發潛德照來裔取信惇史者
備矣而茲又何以碑之也蓋贈公之舉子也晚太
僕君成進士之日贈公已不及見而太安人之被
貶典亦太僕君官南京考功主事時遇今上
登極上兩宮徽號僅一沾恩數耳乃其後太
僕君之官自南考功調禮部祠祭儀制二曹郎已
自儀制郎晉尚寶少卿轉南京太僕寺少卿以奏
最改南鴻臚卿未上尋改太僕少卿其後來之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余宗
三百二十七

養皆不及沾漑其親則施氏之種德績行其延慶
之勤政未有艾也碑烏可已乎碑曰贈公諱教字
子承其先汴人趙宋時有翰林醫官某者從高宗
渡江占籍於吳元至正間南雄路醫學教授義始
編戶於錫自是世以醫顯至國朝太醫院判昌
宗院使安給事章純二皇帝得幸生有綸褒
之寵歿有祭葬之卹自教授而下九六傳而至贈
公五歲而孤其母沈孺人以官適故乃券其室而
輸之僅以其餘直別僦旁舍居焉而沈孺人特善

先世兒女子之醫僅謀朝夕而贈公自少有大志不屑攻醫期以芥拾青紫而里中少年率爲博六格五之戲引觴浮白間以邀贈公贈公悉謝不往益復攻苦讀書或遊行街市卽衣履破敝而步趨肅如不失尺寸雖人誚其迂了不色沮然年已逾壯屢試竟不得志於有司或患之曰先世之業逮子之身陵夷幾盡矣昔太史公已遭腐刑而猶不敢失墜故太史天官之業子獨無意於弓冶之緒乎奈何儒與醫兩負之也於是贈公恍然大悟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四

余宗
四晉四二

儒而習醫日退處一室檢括素難諸書及驗之五行六氣叅之劉張李朱數大家如是者有年猶不敢自恃其能偶脉一病者着洞見其藏腑焉而藥之若掇之矣由是以試諸病者無不應手驗而醫日有聲家亦日起由是情醫者乃不之他醫而之贈公爲構軒以納求治者有花木禽魚之勝造之者如入洞天贈公早起坐簾箔間戶外之屣蹠蹠而來輒滿其榻而次第牆立者纍纍而守之幾不能容乃贈公必計其先後與病之緩急視脉而應

之呼左右持藥裹以進贈公爲之酌損爲之調劑
百不失一每日自旦至暮若忘其饑之食渴之飲
而貧不能自具藥貲者亦如唐宋清之肆厚施而
不責人之報焉其急人之難不待其招匍匐往救
之則有徙步活灰婦於旣死七日而復甦之事其
脉人不待其人之言而立見隱疾則有默探通判
子脇痞之事其醫能以實先人尤能以名後人則
有推讓其族父與外來唐醫而甘心下之之事大
都贈公之醫雖不能盡窮其底奧而其一稟於長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里

者之所爲不以貧倦不以富趨則其中泊如也而
槩其平生制行無弗然者父歿而事母幾四十年
孝養無間歲時享廟輒哀感流涕自少至老慘如
一日族人有越葬大池塢祖塋者贈公往直之被
其擊之草間業仆而復甦有貴人爲之不平囑訟
之官願爲出氣力贈公謝之曰吾前所以被挫者
爲祖宗計耳今安忍護其本根以戕其附枝哉後
其人益貧困生無養贈公復爲之養死無棺贈公
復爲之棺若不知其前日之嘗擊我者有姊已嫁

而早寡贈公迎養之於其家終其身而厚葬之又收其四子而卹之各爲之置有常業他如此類不可勝計乃若輕財好施孳孳向義不獨施之於醫卽士常學問知道者其專志定力或不能過昔者吾友陳以忠嘗傳贈公旣卒而其秋江陰趙氏病而請仙贈公降於乩大書其別號言自海上過茅君一爲故人而來故人病良苦第服參可引日月世醫多笑予用參參之用温良虛實無弗宜者非其佐使乃復不佳乩旣退而贈公去矣蓋贈公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里

一四四

於醫生而注思故死而神遊事亦可怪其住世七十二年陳太安人亦傳其姑沈孺人之業特善小兒醫故錫人情醫者不之贈公卽之太安人其門歲無虛日日無虛晷而太安人性充婉順能濟贈公之嚴急而贈公平生實祭之資盤盂之費宗族交遊有無之相助則出太安人之力居多宜其有子如太僕君也其生世之數如贈公而益之一年夫仁者必有後則自古記之矣豈非以天地好生而良醫活人之多則其後之繩繩蟄蟄如贈公者

其明效亦已大著而予獨以爲有不盡然者自余居東海德靖之際嘉定雖號稱窮鄉而名醫輩出乃其後頗寥寥至于孫有不能自給衣食者豈天道獨驗於施氏一姓哉昔于定國故高其門以待駟馬車之來則長者之行更有急於活人之術者如贈公立身行已不媿屋漏豈世號名醫者皆可能也而延慶之澤勿替而引之其在太僕君乎而太僕君之嫻家子姓爵里已具贈公之狀志表中茲不復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聖

觀四
三百天

銘曰君平賣卜日求百錢止食其力已即垂簾不貪其贏世以爲仙凡今之醫視利後先名爲活人活已則專醫之不昌蓋亦有焉於惟贈公夙稟純全醫雖小道以莫不虔執事之恪對越在天何貧弗卹何細可捐視之如一詎以貨遷生爲長者易地皆然洞洞屬屬降鑒彌愆于公之門駟馬翩翩施之再世秉心塞淵爲王司圉雲錦三千其後逾大如種福田慶源流芳子孫綿綿大浮之阡龍翔鳳騫有吉斯壤戩穀其延仁人之居鬱鬱芊芊

天篤其祐於茲考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留

一七四

07219



起在天行

天篤其祐於茲考旋



